V
KTII.82
L962

耶:10

子曰仁遠　一節　鄒夢麟

聖人近言仁而亟動以在我之欲焉蓋使欲不即至則遠仁者有辭抑思獨不有我之可自証者乎今夫與人尊仁則信之與人親仁則疑之（取境極奇入理爲快難化大亦應）（鈍置）謂仁尊仁誠未嘗不尊顧不可獨以尊仁而卑我謂仁親仁確有其甚親顧何獨以我而棄仁夫尊仁而卑我親我而棄仁是舉我與仁而二（一氣折出首句異甚）之也自我思之我即未能與仁為一而亦烏容聽其忽二也且取仁與（分寸了然）我而睽之矣自我思之仁初非與我強為合而又烏容任其相睽也二之與睽之而仁遠矣而仁遠乎哉天地之理培之而日周其量者置之（說得透亮）而未嘗息其機性情之懿遺之而忽忘其故者求之而未嘗不逢其原

夫不謂我之遠仁而動謂仁遠不思仁之不遠我而竟不敢欲仁此大惑也亦思我之初與仁為體者也紛感而後體亦不可恃矣然不可恃而寧云可離也誠惻然念習後之有非而思性初之甚美則即其念非之想不必擇是而是者存即其思美之願不必創惡而惡者消矣且思我之成顯仁為用者也情誘之餘用亦不足憑矣然不足於用而何嘗不甚便於取也誠烱然念有己之何以皆私而有物之何以各正則推其私己之心以及物不必克己物己樂其公先其正物之心以正己不必被物物己沐其慈矣故知仁有靜體全乎畢生仁有動機滋乎一息畢生如有其候也而急問我欲之動而滋者忽依於靜正則一息而已

（字字分明親切）（此方是欲仁仁至餘人只說得心耳）（體用性反功効偏全二比洞見）

符畢生之質親切之意何可忘歟故知仁通其理足乎無累仁復其性動乎有覺無累若遲其功也而近思我欲之剝而復者勅發於能悔即有覺而已洞乎無累之原取携之捷庸問念哉欲仁仁至人第求之我而可矣

若謂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于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為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惟此文于心仁分際了然言之無不清微雋妙

躬行君子　　陳朝暉

道備於君子之躬、聖人有獨契焉、蓋本躬為行、聖人之於文何如者、進之而言及此、聖其有遐思歟、且世所見為勉然而不甚大異於人者、篤學之儒必取而深思焉、以求其所以異、蓋理綜其純備、業尚其端謹、不好為奇情殊致、以與一世矜而一世之矜以相勝者、遂遜其情深而意擊也、吾之以文猶人、吾之所為旁皇而多懼也、內之不謀而專致諸外、與天下以可見、何如與天下以可守乎、吾之僅以文猶人、吾之所為反覆而深慮也、寔之不至而獨襲諸名、求一身以有餘、何如求一身以不足乎、若夫攷躬嚴而致行專、吾用是進念君子矣、一日之業必有歸、百

開端淨上下神理

詞不切

552981
m.139

年之事必有寄以其躬迪履其間而鉅細殊而甘苦不殊也厥詣何備（說得沉摯躬字方見着實）（頓挫）
然不謂無其詣也反身觀我行其所畏亦行其所忽使人之望君子如（閒下句謹然）（行字刻畫）（雖作贊君子）
其望子弟焉而君子遐以遠矣聖賢之規有為永帝皇之模有為屬以（語然說得平實中身分出姿態又極烏異極醞藉）
其躬黽勉其際而出處別而追琢不別也厥修何弘然不謂無其修也
敬業敏圖行其在己亦行其在人使人之視君子如其視中材焉而君
子廣以大矣謂君子之力獨迥歟夫力亦因乎所用而已志氣靡常不
與性情相摩切必以風俗為推轉取致飾者悠優之歲月與為克勵則（縮轉上句獨有出思快論今全理）
古今相高其品行而如見其苦心謂君子之學獨尚歟夫學亦因乎所（都動）
成而已修習何定不與內理為變化必與人情為因仍取紛賾者畸用
之精神易其觀摩則智愚兼就其範圍而樂受其裁成秉上哲之姿而
敦下學之誼無服人之望而有盡己之誠君子弗可及矣

有無意為文而妙者有有意為文而亦妙者此有意為文而妙者也

豎脊剔眉一往奔詣文起評

解君子作贊詞便落空去此亦作贊解而不落空蓋人贊君子只向
上一層故為大言直扛得兩脚不着地自以為取下句而不知其轉
寬也此將君子按落平實處看越顯得身分高越趕得下句緊此作
贊解與不作贊解意正同也○緊鍊尺幅者少波宕沉刻細實者少
雋快此能兼之故佳

躬行　陳

躬行君子

陳提知

德重能行、徵諸實者也、夫惟君子為備德、初無取乎虛名也、有其躬行、而君子乃遠還其人哉、夫子曰、甚美之名、天下之所慕也、夫慕其名、不若崇其實、見有實而崇之不若、即身而有可崇之實也、昔之儒者、邁征皆德美之原、被服即儀型之示、寧能不懷思其人哉、莫吾猶人、文焉已耳、夫人不僅文焉已也、著之言而為文者、措之事而為行、夫言皆君子尚難信、所行行皆君子可無慮所言矣、公之人而為行者、專之已而為躬行、夫隨俗同行、尚以君子聽之、世躬有獨行、竟以君子命之身矣、不有躬行君子乎、盡人各有躬矣、一生之閔皇、紛於外、無寧斂于內、惟亹

曲寫圖圖四字

從文出行次出躬從躬行出君子逐字次第

清出却正說四字圖圖義妙甚

不脫上句意

壹能行而必斂于內也舉書冊之懿蹟動堪持世者悉以遍往之力收之雖學成而天下定初未嘗馳情天下也祇期行之無不君子已行亦未可概矣終歲之勤勞荒乎末無寧治乎本惟切切在躬而專治乎本也舉前哲之成勞各奏一能者悉以繼起之身備之雖德隆而後世法初未嘗遙憶後世也祇期躬之果為君子已蓋中無靜業窮大何足矜君子之為靜業也至矣自無容躁而涉芳華之務而特慮力行之罕其人也有如措躬所注竟渾成為君子允矣中外交修當不徒為議論之士心無嚴氣古處何足名君子之為嚴氣也久矣自不屑弛而逐放紛之好而特慮敦行之難其事也有如秉躬所歷適純全為君子展矣身心並飭豈特勝彼菁華之儒斯其人砥礪惟期乎醇固而德輝自見其章光履蹈皆得其中和而發外以徵其內美昧昧我思之重自勉也抑刪定贊修皆行之而後文則夫子之文行毋二視之矣

語有斤兩見其暇煉

君子絜絜抱合

雖不尚文而躬行未盡亦不得為君子即君子身上偷起聖人下句

意妙甚

兩虛字交還圖圖虛位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寔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當作躬行君子之道講四字圖圖出字字着落方是題義他文泛作躬行之君子疎矣惟此體認最真骨法精到又宗門所謂腦後見腮漢也

躬行　陳

躬行君子　　熊伯龍

聖人欲進天下于行致思夫敦行者焉夫士不知躬行而天下之變日以生矣君子不洵可懷哉且夫人承天之賦而有身此德業之所由託也理道至變化也反求諸己則備倫物至易簡也寔措之用則精故儒者敬身之始即學術之終焉我觀人文而知躬行之重也天地萬物之理偽學託術于冥悟真學周詳于服習開物成務之外原無所謂我生之能事故藏身一歸大道也唐虞三代之統傳乎名象者有獘傳乎精神者無窮吾性吾命之中實足以關氣運之往復故動靜皆有憂患也夫不有躬行君子者乎事之在古人與在我躬無以異然皇皇求助于

躬字行字一一着室又復精警

後來異端立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寔非君子之道朱子謂他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以古今人字逼取躬字

聖賢終無以殫一己之心躬入之而淺深審焉體備之久理與氣附舉古今所為變動而難執者達如其視聽言動之常斯率履所以不越爾事之在衆人與在我躬無以異然皇皇著訓于庸愚亦未足以植人紀之原躬入之而神明出焉敦勉之至內與外符舉天下所為擬議而難合者達如其知能飲食之故斯天行所為不息爾千聖百王制行不必一而為己篤寔之學百世如將見其心蓋正其為躬行而聖神之名可不立也攬其理者以明性教之宗紀其事者以為作述之業豈能釋自治之謹嚴哉詩書六藝興行所不廢而修身立誠之本百家不能泯其旨蓋正其為躬行而體用之際無弗該也氣志貞乎悔吝而爻象已彰喜怒全乎中和而禮樂已作不已底百行於光大哉若此者引其端可使中材而下亦懷來于日用推其量雖以賢人之業無能盡彼高深吾之自視何如也

躬字有如許開闢

作家亦作此弱句

此処自應還君子二字收住不得只行字休了

掉合文字更見精彩

滿無滲漏

發揮躬行二字真有摧陷開拓之力非淺臆所可及但欲一輥說于君子二字不還分曉似刪脫題中二字此亦過高之病○後儒易惑于異學也只為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緩急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行之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看聖人躬行下急着箇君子便有箇篤信好學聖賢準則在他却說效

先覺之所為。亦是專求諸外。直敢道求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信以為是。然則其所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行。〻字便沒着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〻切實。不可易也。提處出比。頗見此旨。

躬行　熊

子曰若聖　全　顧鵬

克殫聖仁之實者、賢者為能見其深焉、夫聖仁不可居而可學、子之所以安於為誨也、不能之歎、赤固有相喻於微者乎、且天下有純備之業、相與震於其名而推之者、至人必取而深求焉、以明其所不居、何也、功力不至之處、絕德無以為憑、而性情自歷之微、恒修實非易副、故不越一二事之黽勉而已、示人以難企之思、則體之者誠有靡盡耳、今世之所跂焉未逮者、非聖與仁哉、聖仁有其名功能之悉化、上哲亦有難居之跡、然聖仁有其實、天亶之勿任、下士皆有率循之功、子一日者以自維從其名歟、抑從其實歟、頗有詘焉、不敢安而自明其為誨者、何也

做作牽強此套喚之弊

不得

當從稱

小看在聖人、自言云尔耳

夫子仁聖人

二比虛龍。亦慶曆后法。然須有精意

此。則聖人巧于任矣

接不上

似點上文語

以徇齋表異誠為莫必之理而謝之矣然不可謂無其理也抑以之廸躬百年無易殫之修以之訓世萬物有可公之志孜孜焉期無歉于為誨之中者亦無羨于為誨之外且純美性成又為難覯之事而去之矣然不可謂無其事也抑以是勵己寤寐有勿弛之懷以是悟物率廸無或怠之慮亹亹焉不以為誨貽憾于己者即不以為誨求譽于世不厭不倦可謂云爾已矣子誠不從其名而從其實也然而幾此者亦甚難矣蓋立聖仁于此而以為誨進之立一為誨于此不得以聖仁寬之者學蓋以崇實者為據也故猶是章志貞教之端衆共見其勤苦茲獨見其怙悅此其事已親于性情矣夫性情則何能強也抑辭聖仁猶得有

其為誨之寔舍為誨終無底于聖仁之域者學又以內考者為要也故止此懋修崇獎之業羣相諉而易盡茲獨進而靡斁此其功已親于神明矣夫神明亦烏容驟也正惟弟子不能學非赤孰與見其微哉乃知學問之在人有遜之而益歸者聖人之勤修以實也有企之而愈遠者賢者之相喻至深也

題之要害全在不厭不倦此四字發揮精透則聖人之身分意旨皆見而公西所謂正唯不能學處亦親切有味矣於此毫無理會只將聖仁為誨虛衍勉學話頭文雖極美却是於題目不曾道着一句也

○評文者動曰渾融曰圓密曰閒靜曰韶秀此數者固古人文字中

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指。則寔未曾知此數者是如何。而漫以含糊軟褻。不着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數者而彼固自有主名也。其名維何。曰只一混字盡之。何以為混。曰只講調頭。不論義理。○夫子雖不居聖人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寔。此是公西華意中語。若謂夫子自已維度。辭其名而居其寔。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誑語矣。

子曰若　顧

子曰若聖　全　李興幹

辭聖仁之名而盡其實。聖賢共勉于無窮焉。蓋聖仁不外乎為誨也。不厭不倦。與不能學。不共勉于無窮哉。嘗謂聖賢之學。非徒騖于其名也。亦務乎實之可求者而已。是以深乎獨至之心。尤深夫共至之心。更深夫不敢自以為至之心。而惟此歉然若失者。恒引人于靡盡。若夫子者。豈非世所稱為聖仁。而弟子所睪然高望者哉。而乃不敢居。何也。誠以千古之聖仁。即千古之學者也。論成德之候。則見聖而不見學見仁而不見學而聖仁之心。則秖見學而不見聖秖見學而不見仁。攷致功之始。則不見聖而第見學不見仁而第見學而聖仁之心。則已及乎聖而

近來弱陋之調

乎弟子法低卯拈學字不同

顯中曲折層次

面○鈎出大是勝場安得以俗法傳之

終不易乎學已及乎仁而終不易乎學子曰吾亦何敢居仁聖哉亦秖勉為學人而已夫謂聖仁為必可至則厭生於有恃謂聖仁為必不可至則厭生于無功要以孜孜無歎者不以可至而躐不以不可至而怠焉耳亦秖共勉為學人而已謂聖仁為人所易至則倦起于泥涉謂聖仁為人所難及則倦人起于阻難要以循循匪懈者不以易至而略不以難至而疎焉耳為不厭誨不倦子之所以自信者在此即弟子之所同學者亦在此而華則以為學夫子易學夫子為誨則不能也學夫子為誨易學夫子不厭不倦則不能也蓋非有至純之詣不足以語無間非有至公之懷不足以語兼成則夫子辭聖仁而已無忝乎聖仁者子敢謂學夫子而已無忝乎夫子視古今無異理故已無可足之理視天下無異人故世無可遺之人則夫子居為誨而尚歎懷于聖仁者弟子敢謂學為誨而不歎懷于夫子夫名之所在深之于不敢寔之所在更深之于不能聖賢不共勉于無窮哉

見不厭倦之難下不能學然已透

邪人說得乎：无奇妙得語氣

下惟語氣亦緊峭生動矣

如何易

方是不能處直捷了當

不能中看出聖仁分量

聖仁是學之成為誨是學之事不厭倦是學之心何者非學安得以俗法而廢實理反廻避學字為不凌駕串插哉此皆近來假先輩論文之弊此文空靈矯捷快刀砍陣駿馬驀坡前幅搏弄全節尤見離奇其用學字以一字代為誨不厭倦諸字耳人或以凌駕串插少少故附辨于此欲講先輩者從此類推之毋為村學究假先輩所愚坐

自困縛可也。

子曰若　李

子曰若聖　全　胡樞

體聖仁之實、唯善學者見其難也、夫循名固聖仁難居、而責實則為誨亦未易盡矣、夫子不敢、實自信其不敢也、弟子不能、實自信其不能也、今夫與人共學、而有獨至之名、賢者之所趨、而聖人辭之、辭之而趨之者益力也、與人共學、而有獨至之實、聖人之所易、而賢者難之、難之而易之者益深也、我夫子備聖仁之實而著為教、諸弟子驚聖仁之名而忘其原、夫子蓋歆焉懼也、曰入道之志貴進期於無窮、而為學之功必退觀於自信、若夫業成于化神、而聖以尊焉、此固吾學之所究圖者也、而遂以為化神如是也、與夫心全于純粹、而仁以至焉、此亦吾學之所

是若字豈敢字奚肰說起神情

若字天肰

埋伏入妙

有他縮業

與字天肰

克治者也而遂以為純粹如是也則吾豈敢以未至之數而遂據為已至之名然吾又豈能以難成之功而并廢其求成之事抑聖人聖仁而自勉焉則亦既為之矣為之而無所得其為弗能止也為之而偶有所得其為更弗能止也以我敏求赴我悅樂夫亦非有異乎人之為之也不厭焉而已耶聖仁而共勉焉則亦既誨人矣誨人而克以相喻其誨弗能已也誨人而不克以相喻其誨愈弗能已也因其品類盡其裁成夫亦非大殊乎人之誨人也不倦焉而已若此者功為同其初無神奇可喜之端事在共圖亦無玄秘不傳之旨則可謂云爾矣而公西華則已憬然悟也曰神奇者吾無望焉耳自子言之亦何非同其者也而神奇者即此矣去聖仁而求之為誨即為誨而求之不厭倦夫子日畢其說以近人而遠得遠焉則何也玄秘者吾無從焉耳自子言之又何非共圖者也而玄秘者不外是矣見為誨而有可幾之聖仁見不厭倦而有不可幾之為誨夫子日出其身以進人而愈得其退焉又何也厭不與為期而厭至為益厲而厭益微倦不與誨期而倦生誨愈嚴而倦愈隱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蓋不息者行之健不已者命之純不自知其然者聖之所以希天也頻復而後見无妄之誠思勉而後悟從容之道能獨信其故者賢之所以希聖也為誨異而聖仁不異厭倦殊而為誨亦殊後之學者亦于為誨加之力焉可矣

題中虛字曲折甚多。惟此逐字洗出。天然第一。○夫子語氣極宛轉。還他宛轉。子華語氣極急直。還他急直。如此易寫成兩截矣。全在夫子越說得平淡。即攝注下截。子華越說得高妙。即抱緊上截。都從神理間呼吸。關連一片。此題能事畢矣。○或謂為誨不宜根宏聖仁。不知阿誰不通學究。敢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為之。謂為聖仁之道。誨人。亦以此教人。選家偏不曾見。何也。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為圓通而惡切寔。故其弊至此。

子曰若　胡

子曰若聖　全　周甸

破即用意

聖人實見聖仁之難盡。賢者深知聖人為己能也。夫辭聖仁而不居。以功在為誨耳。極之不厭倦。而能此者誰乎。宜公西華知其深哉。令夫人無不有可至之業。而第不可有自至之心。所當進吾心而考理矣。理至寔也。而承之以虛。心甚周也。而深之以歉。此視之而若易者。誠體之而知其難也。

如此似以謙辭為不能學矣

奈率之句

昔者夫子奉聖仁以治躬。即法聖仁以立教。聖與仁。亦何日不與諸弟子勉哉。乃一日者忽舉而曰。則吾豈敢。一則恐負乎其名也。

出首二句。峭橫

此亦拈名實

却不得語意

至理無驟希之獲。而一任乎自然。是矜聖仁之名。而不知其所以聖仁也。聖仁不若是易也。一則懼隳于其實也。至德無捷收之效。而或失之

淺求是無聖仁之實而妄謂以聖仁也聖仁不若是誣也殆反覆焉而知聖仁為不可驟至之業更深思焉而知聖仁為不可不至之業也抑惟是為焉已爾為如是已也為必不如是已也誨人焉已爾誨如是已也誨必不如是已也其勿已也則云不厭矣不厭矣而何知有聖也亦何知有仁也其勿已也則云不倦矣不倦矣而何必言聖也亦何必言仁也則可謂云爾已矣維時公西華曰子雖不言聖其言聖也切矣子雖不言仁其言仁也深矣子雖不知為誨之為聖仁而為誨何必非聖仁矣子雖不知為誨之不厭倦即為聖仁而不厭倦之為誨正唯聖仁矣子有其不厭倦而人皆可學者即此聖仁人皆有可學而終不能不厭倦者正唯聖仁矣故吾思之子不必易為誨而難聖仁也不必輕為誨而重聖仁也亦不必居為誨而辭聖仁也何也不厭不倦者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青天白日瞬息萬里不礙點塵抉出題中許多虛字有山摧石裂之勢有銅崩鐘應之奇○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為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關中大都混話直捷快當無逾此文○是如題挨講又是揉題斷制南豐令后山看一年伯夷傳得來

子曰若　周

子溫而厲　一節　劉祖唐

就聖之著者而深思之如將見聖心焉夫德心而容著之溫也威也恭也殆有深人由繹而未已者乎今夫觀人之至者觀其人之所以至而已觀其人之所以至觀其人之無所不至而已得其所以至而人之至者著不必其各至之也得其無所不至而人之至者愈著亦不必不求其各至也何者高深亦既難量矣于無可量者而若為有量之詞即于有量者而仍懷無敢量之意則至性之深人展轉者惟吾子禮備未易名言矣未能言之而睪然其遠志即能言之而仍悠然以思長則令儀之罄人曲折者惟吾子子乎胡令儀之罄人曲折也以我懷而窺子儀

懷有盡而儀無盡也即懷無盡而儀愈無盡也夫天下之深以求聖人者以為外測之則淺已由今思之何淺之非深也則何淺之足以盡深也子乎何至性之令人展轉也以我見而形子性我之見之者莫測而子之性難測也即我之見之者可測而子之性倍難測也夫天下之全以求聖人者以為疏觀之則分已由今思之何分之非全也則何分之足以竟全也然在子不知其為甚全也亦何知有其分者乎以全求之而子見以分求之而子亦見子亦任人冥思而靜會也其一善者每有一善之累抱一德者或有一德之傷則修能之未粹也而子之學問自此遠矣在子亦不知其為甚深也亦何知有其淺者乎以深形之而子異以淺形之而子亦異子亦任人微觀而各得也去善之累而更有善泯德之傷而備乎德則淵懿之已至也而子之性情亦較著矣溫而厲也威而不猛也恭而安也所謂無不至也可以思其人之至也矣

揜郄題目不知做甚便對按題目亦不知做甚空寫大意避寔取虛之弊于斯為極要之舊人亦有寫大意者其大意必精切不可移動乃得耳然亦自古無竟不做題面之理

子溫　劉

空中動斗

皆是空腔油

混套

子溫而厲　一節　王庭

三記聖人之容而得其自備者焉夫必溫而求厲威而求不猛恭而求安則亦煩矣子無是焉故知其為自然之備美也今夫聖人之道德不可知也而亦可知也易世之後誦其詩書者尚得而考焉聖人之容貌可知也而亦不可知也易世之後隔其面目者亦無由識之矣是不可無記也燕居之類得其一節而不悉其多端記之而不詳鄉黨一書觀其屢變而不昭其大常亦詳之而不盡大約聖人之容貌以不測者為神故無一成之名也以自然者為至故無太過之累也有所謂溫而厲者有所謂威而不猛者有所謂恭而安者由今論之人知子之溫以待

看他自內及外逐步寫出何等次第議論人高

妙于分析移通不得

二義是大

物也有近人之度焉而不知子之溫以待物者少以自養者多夫古之仁人其樂易也至矣靜對而莫不有藹然之懷非天理之自生者乎不期溫而溫其有至於褻者吾知免也溫矣而厲此非溫之所知也人知子之威以服物也有嫉惡之氣焉而不知子之威以服物者少以自勝者多夫古之義士其磯礪也深矣獨處而莫不有毅然之志非情欲之退聽者乎不期威而威其有至于猛者吾知免也威矣而不猛此非威之所知也人知子之恭以接物也有卑牧之體焉而不知子之恭以接物者少以自持者多夫古之正人其簡飭也嚴矣私居而莫不有凜然之思非存養之不息者乎不期恭而恭其有至于勞者吾知免也恭矣

（在聖人身上倒看入一步妙）（此言語亦自寬學中自然流出）（只歸上截好）（聖人原不按[illegible]）（与人看）

而安此非恭之所知也從三者而分計之溫之於厲情有反焉威之於不猛理有制焉恭之於安義有求焉使溫而反之厲豈無彼此之遠威而制之不猛豈無調停之患溫而求之安豈無作致之端而子無是也子但溫焉威焉恭焉而他已無慮焉所謂自然之至者以此哉從三者而合計之溫之於威有全乎遠者焉溫之於恭有全乎近者焉威之於恭有半乎遠近者焉以溫之近乎恭疑同出而異名以溫之遠乎威疑殊途而共濟以威之半遠近乎恭疑泛應而屢遷而子亦無是也人自以子為溫焉威焉恭焉而子適皆備焉所謂不測之神者以此哉

（只歸上截好）（奇類）

看他前半寫大意字字不落空步步不混亂句句移掇不動纔是此

節寫大意之法○是記者形容○聖人未嘗自知其然○此意亦人所必
做○然亦止是空腔○看此文寫此意○于自然中看出聖人自有工夫主
宰處○有積厚自流處○乃為有學問之言○故同一意○而虛寔真妄迥然
也○○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圓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
語○只做溫威恭之妙極是○他作做六件支對○誤矣○

子溫　王

士不可以　二句　　未朝幹

大賢勉士以必然、其所以期之者厚也、蓋士之自見者一心而所以期
（評者多美此句始、仁字我謂）
（云曾始得見、心如何便、是仁）
士者則非輕也、責以弘毅而明其重遠、將欲進求之歟、且天下同為是
（何所指）
事○而此一人者獨畀之以不可辭○豈其居心之獨異乎○期之以必然、又
（自言自語）
（假硬調）
復明之以不得不然、則凡庸之莫能勝者○遂獨隆其人于天地之間○共
（提士字不當斤兩）
斯人也、而命之以士士之名可居也、士之實尤可求也、初未嘗責士以
（直恁輕可）
數事○曰此所當為者○此所不當為者○而士也表異于羣倫○諒非淺狹者
（自以為動下）
之所幾矣○夫廣大難以克副○亦曷以見淵涵靡際之實○乃未悉其深微
（法陋矣）
先徵其器量覺有不出于恢閎而不能者、則惟恢閎之是尚爾、初未嘗

絕士以數事曰此所易致者此所不易致者而士也卓越于平流諒非優柔者之所企矣夫貞恒難以驟詣又曷以見疆立不拔之基乃未觀其體備先驗其內力覺有不出于堅忍而不得者則惟堅忍以毋斁爾故世有不弘者而士也勉之抑或有弘而不毅者士也益勉之其所以斷然而不疑當然而不易者為此身相須之事甚殷而於此弗獲則其後俱不得而盡也吾身而內有其事則必非可諉之事吾身而內有其功則必非一日之功無容辭也無容止也即隆名人所易矜而念及什托維艱則當答昊天生我之意引斯事於一事則斯事非身外之圖謹一日於百年則百年亦一日之積為可大也為可久也即休譽人所爭托而思及報稱匪易則當慰舉世共期之心任重道遠士之必弘毅者蓋為此也人之有其質者必有承此質之實而士既有其質矣世之為此事者必有載此事之理而士將不徒有其事矣而士之必若此者何也仁也

（過文有宕逸之致）（先何後）（虛映輕清）（浮沉功語附）

製局如法氣度亦清閑可惜不曾向題目裡面認真道得一句便恁休去耳嘗語子弟曰汝怕題目痛耶題目螫汝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塲沒理會○或贊此文高處獨能覷定仁字曰仁者心之全德事理甚濶窮難着語只喝一心字未可以當仁也且此節亦先始仁字不得用心字虛映則無當于仁若實貼仁字即侵下節地故

不可也。然則仁字既不可做。而不可不之。故在次句。次句之故又在下文。題位甚虛。如何認真道得。曰。他字皆虛道不得。弘毅二字亦虛而道不得耶。能認真做此二字。則下仍虛還。而仁字亦即在二字中關會矣。

士不　未

士不可以　二句　李鏞金

大賢厚期士。反諸身而無容辭也。夫以弘毅期士。豈過責士哉。觀諸任與道。自有難辭者矣。且吾儒立品。寧為人所求。不為人所恕者。何也。智勇為性情之餘。功名居學問之後。深觀乎德業所由成。不必人之不我恕也。我誠有不能自恕者焉。今天下之所厚望。即其人亦重自期待。斷斷不與庸衆人伍者。非士也哉。士不惟其名。惟其實。故聞望不慮不隆。慮有矜勝之心。未全乎吾量之所受。士不取其華。取其樸。故才智無難自喜。難于深沉無欲。克副乎吾意之所期。亦有以弘毅責士者乎。包容配乎天覆。惟士必有度量焉。而特以度量之已擴。與度量之待擴。士不

（與勢所豁）（適神已合）（設待擴待員弘毅便）

自憂其當然而為士籌者深憂其所以然也則不可以不弘也自強法乎天行惟士必有厚力焉而特以厚力之已貞與厚力之待貞士即自知其所以然而為士計者又惟恐其或不然也則不可以不毅也其不可以不弘者何也士蓋有任焉而任則甚重授之人者可以姑謝也授之天非難以旁分也夫吾身止有此一事而又合人人所共有之事屬之吾一人之身盡之吾一人之事即器量之過人猶自憂其難勝矣其不可以不毅者何也士有任因有道焉而道則甚遠艱大之投意念可量也我生之故歲時難窮也夫理則一日可見之理而必舉終身所具之理無不如此一日無不如此一理即神勇之有餘猶自悔其中沮矣而不弘毅可乎哉體朝廷選造之意不徒以文章功業為司徒之所升原天人責備之心亦惟是粹養淵修為千聖之所賴吾願士自反而瞿然也抑心寔統所性先天之學求于心所未生不若求之心所固有也故無私無欲而仁之理以全

看本節以上句虛下句寔看下文則下句之虛更虛于上句故以挑易躲避者嫌其太室而注激仁字者又嫌橫占下文地位凌波仙子弄潮健兒極意簸盪而無沾濡淹汨之恐獨有步虛之伎

士不　李

士不可以　二句　孫中麟

求士有甚備者以天下賴其用也蓋士必求其所以為士則非弘毅不可也重遠攸賴士能不自勵乎今夫名為人所甚尊而事為己所可天下亦何為而尊之也哉學必求其有用理貴居其甚全誠知顯名所在深求焉而有難窮之事將屢進而無容緩矣吾願天下無輕言士也

（雋○致）

凡論夫人者或怨而士樂受其嚴也自待原己不薄而養成有素豈虛羣倫屬望之情凡責夫人者或寬而士不辭其刻也我生原己非常而體備既優無負聖賢相律之意為士計之殆非弘毅不可士而不弘也

（倒○跌○醒○甚）

必有可不弘之念主之恐尺以自拘即君子有器使之論願可大其何

（雖策是不可不弘）

德耶夫弘不易見而不弘則易見士有度量烏容以或隘也必有廓乎無外者焉士固思之矣士而不發也必有可不發之念主之游移以自安即當時無苛求之詞顧可久其何業耶夫發不易見而不發則易見士有持循烏容以或靡也必有確然自立者焉士又思之矣（直下老而）思夫任與道也（緊）任甚重而道甚遠也局外而觀豈識當時之拮据迨身膺其任始知辛勤焉而莫勝矣師友但期以遜敏而難代為仔肩惟其重也士誠不可以不弘也事後而論頓忘當境之劬勞迨躬履其道始覺荼苦焉而難致矣典籍但明乎砥矢而又責以邁征惟其重而遠也士誠不可以不發也顧以告天下之為士者

（二比深得朱子體驗寔行之旨極精湛切）

（仍虛留不犯）

前半雖未寔下詮解而清機對起不專不空後幅以虛為寔律弄自如能于百尺竿頭剝卦矣

士不可以　二句　戚藩

量所任而程士甚嚴乎士之寔也夫使重遠可屬之凡人士亦何必厚自督者所任若此而不弘毅奚可哉且天下之事恒與天下之人體量相為大小也然天下祇有事過乎人之時更無人餘乎事之日所不能無憾即安者此耳今夫等器而衡惟士取大並力而比惟士處強天下固以弘毅重士哉雖然士安得以此示有餘也物物而能容未足為士謂也一物而難受士也醜不可道矣天地至大陋士小之使鈞后與士簪同棄誰之尤也積日而能持未足為士矜也一日而少息士也惟心之疚矣今古至遙下士促之使強幹與弱植同廢誰之咎也然則士安

（即兼兩層說起）

（至論）

（原評誰敢於提）

（說得凜然）

（凡內作不可不兩比直是氣力有餘）

（不可意自足）

得以弘毅示有餘乎欲不弘毅而有所不可耳天之生我當屬何心而輕以小安答之可不可也劍慮於廣圖而厲志於堅節庶幾以不媿心者不媿天而亦非天之故也君民之期我當屬何格而苟以渺修塞之可不可也曠攬夫大略而深累夫久功庶幾以不負所學者不負君民而亦非君民之故也蓋士之所以為士固有重者遠者而不在區區之間也設有可量才受事者士亦將擇便而趨耳茲則安所可擇哉任之而謝不敏焉吾慚吾力也即任之而後稱職焉吾慚吾隱也設有可臨事習勤者士亦將勉學而至耳茲則詎由於勉哉卒然任之而驚焉吾慮吾前也即後然任之而喜焉吾慮吾後也而乃使事重而我輕其可乎然而我重亦不可以濟兩重不相為載也千鈞之積大輿負之是故貴弘度也計我之氣量不能出乎所任之外鮮不僨矣而乃使途遠而志近其可乎然而志遠尚不可以終兩遠究必有止也千里之遐強力屆之是故貴毅學也苟我之堅忍不及持乎所道之盡鮮不渝矣由是觀之不弘毅有大不可者而士特未舉所任揆絜之耳士之當此吾欲其安之安之明有素也艱瘁之中得優游之致此其具也吾又欲其懼之懼之明有省也奮決之地寓審慎之思此其具也

向上下兩截呼應相關處刻搜妙義故作層阿邃徑以取之一步追緊一步逼出不可以不精神百倍却不愁陵犯是何神力一時打乖

活計止辦挑弄躲閃者真如嬰兒調舌有聲無字有句無文要和和引得老人一場嬉笑耳

士不　戚

子曰興於　全　熊儕鶴

聖人以經學教天下而為之各著其效焉夫教足相長而學所有功恃此經存耳詩禮樂具在天下亦勉于其效乎今夫三代以上篤於學而學以成經三代以下盛于教而經以立教其相感在性情之微相厲在文章之大有不誣焉者也彼冥悟者異趨博騖者叛道安得盡天下皆遇經于心而神明之事有所據以相淑也乎蓋學日進于變通而教莫備乎雍頖使以心攻心而才情任其矜肆將有智有勇俱無與於一日俎落之幾抑以經術經而聰明束于名教則為功為過皆不敢爭乎百年全敗之數然而人各有其心矣無故動于君父無故動于男女又無

（俗說所誤）（是內外相資之義文章之）（字部仍是經字差來）（折出于字）（後興立成說起然即是詩禮樂中生出故精透）

故動于草木禽魚其興也何為蓋忠孝盟乎夙夜雅頌早備其咏歌貞廉發于寤思採風聿登其方俗以至香草寄悟載飛言情何一非引觸人心之助乎則興也於詩然而或失則蕩矣進之植其威儀進之植其行誼又進之植其悲娛沉佚其立也奚籍蓋圭璋著于德隅經緯法其律中追琢式乎燕及節文因以順則推夫飲食無訟男女不頗何一非誕埴人心之資乎則立也於禮然而或失則戾矣進之得其器數進之得其條理又進之得其始終通復其成也何極蓋王純而帝〻純而皇六代錫和平之福功返而德〻返而道一闋見元始之微何一非陶淑人心之益乎則成也於樂蓋觀于興立成而學之候見焉感而遂通固

（睽一句好）（兩邊夾出于字是說功效）

溺于多情毅而有為遂以終于底績則始不以頑冥事心者既乃以中和協應且觀于詩禮樂而教之功亦見焉思而不淫風俗發為大美嚴而足樂治功奏夫九成則无之澤乎風雅者後之必洽乎情文獨計唐虞之禮樂有耑官而商周之詩書無缺義舉詩禮樂而不及書者贊典飈謨俟其賓興為國學之盛更計我周之詩樂有合用而夏商之易禮無遺篇言詩禮樂而不載易者演畫繫辭期以知命見達天之全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以經學教天下而著其效也如此

（論端甚繁惜後發不透）（傷為經字所誤）

三於字只在兩截寔義中夾出自見精切有味○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教無其事而但從書本記誦也

秀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題說經學經教便錯

興於　熊

子曰興於　全

著興立成之由學古乃有獲矣夫自興而立而成亦吾心為之耳然揆厥繇來其獲諸詩禮樂者豈其微哉且學者師心自用不難遠駕古人而先王著之辟雖必取博依雜服操縵之事而廣勵乃教豈以煩苦多士哉古人有心後人得而見之後人有心古人亦得而用之也是可得興立成之所從矣英偉之流天懷卓犖易于見志而非有曩哲之寤歎深其感憤則情隨事遷而其後有難繼之業惇篤之彥矢念端慤易于有守而非有昔王之制度節其中和則執見成礙而其始亦有易衰之憂則興未易言也向也幾為刻勵而莫克振之乃今無端靜對忽觸其

（以然方是說功效文致又極超而秀）

勃然之意見崇而為之慕見舄而為之懷見有棘而為之創誰為之耶若者必得之於詩則立未易言也向也幾為矜慎而莫克持之乃今萬感紛然忽峙其凝然之槩玉自稱其高下珮自當其委垂酒醴自見其強力誰寔致此耶若者必得之於禮則成未易言也向也幾為陶淑而莫克醇之乃今神志廣淵忽底于順正行義之境耳目歸于聰明血氣歸于和平風俗歸于移易誰與臻厥功耶若者必得之于樂在立教之初雅頌之音亦格先廟詩未嘗不通于禮規矩之度亦中采齊禮未嘗不通于樂然被諸心而溯所由然則詩禮樂有分著之能矣在成學之年志意得廣即容貌得莊興亦可以為立強立不反即知類通達立亦可以為成然原諸古而悟所得力則興立成有各受之益矣人而不期于興立成也人而期于興立成則詩禮樂之教可或斁乎哉

（點柴古艷皆從本領中來）

（五辨取姿俱當名理）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為事直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甚氣象甚功用其為興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文得此意寫來自高澗而有本不必指說功效而功效之意朗然矣

子曰興　戴

興於詩　全章　徐磻

心能為功於經、而經乃為功於心矣、蓋詩禮樂者、即古人興立成之心所繇作也、以心遇經、謂非即以心遇心哉、夫子慮乎心有學而人不知也、忽然而有忽然而無而成其相失、夫子又慮夫學有心而人亦不知也、古恨不我見、我恨不古見、而或至於不能留、此豈口耳之功哉、心思祇其具、而性情所以具具也、故有一端、又有一端、謀始數、復謀終數、誠以告語如親、吾學成而昔賢皆故我焉、吾今為學者審思之、葉尚懷新非若先疇畝畎、有畔而可守、故道有不如我意之時、必我意淺、我有不如道意之時、亦必我意淺、惟淺深各適、如候屆而氣迎焉、亦如氣迎而

天蓋樓偶評　上論

候罔弗屆焉功存積悟又非若高曾規矩操器以終身故不至而至揣合之事未可用至之而至揣合之事更未可用惟揣合悉化如思嗜而得嘗焉亦如得嘗而益思嗜焉則不得不以學者之心呼學者而正告之也歌哭思懷一事之感其興也勃焉豈非學者無言之詩乎而古人（興字中便有詩妙）（此句轉得奇快）謂當日興之已事乃如此然如登如崩孤憤隣於危墜得獨喟者而勇矣更得先我共喟者而益勇矣素絢簡蘭帟帷之豔曲深其義類可得（淳淳英絕）人間節烈之奇此在變逸猶然而矧乎其正者也興不於詩而於何也周旋作止一動之中其立也強焉豈非學者無體之禮乎而古人謂當日立之已事乃如此然必敬必正勇敢衰於倦勤得獨持者而堅矣更得先我共持者而益堅矣哨壺負劍隆曲之微文通其敬誠間邀天帝左右之陟此在儀曲猶然而況乎其經者也立不於禮而於何也舞蹈陶詠一時之遼其成也懌焉豈非學者無聲之樂乎而古人謂當日成之已事乃如此然三年九年安和毀於淫靡得獨俐者而快矣更得先我共俐者而益快矣犯忻絙桑要眇之古府達其理氣不無師儀鷹鳳之祥此在荒缺猶然而況乎其備者也成不於樂而於何也如是而心全心全而學亦全

刻意求新處不無太甚之語病然此一種幽思異致迥出塵氛足以破鈍夫之頑胎深學者之靈緒

興於　徐

興於詩　全　　張永祺

學有全功為明其所自得焉夫由興而立而成學所必至之功也非本之詩禮樂將安所得哉今夫自然之性不可恃也所可得而恃者其必由學乎古之聖人為之聲名器數以引掖而造就之使人日從事焉久而知吾身心之所得誠有必出于此者烏可誣也（只就成効說三于字指點着然）蓋學之始貴于能興矣好惡之誠于心未嘗泯焉而或無所感則亦寂然而止耳有如鼓動振拔而不能已也必于詩有得焉者乎夫詩之為教也辭緣物類吾錯綜以求之而意義深焉事合貞淫吾反覆以晰之而勸懲立焉以言感心微而善入矣彼夫觸之而益動引之而愈長拘者擴蔽者袪而充其

（如此寓于字方是成效不是工夫）（出興立成前一層）（興字發揮暢足）

本然之量其然者興之為其所以然者詩之為也則詩之為功于學者（即興字跌出詩明夾入神）（著此句更顯）深哉學之中貴于能立矣強固之德于性豈有間焉而中無所坊則亦靡然而徙耳有如安貞靜重而不可搖也必于禮有得焉者乎夫禮之為教也恭敬以直內則神明安其則而欲無自生品節以嚴外則耳目守其官而物無從引以理範身約而可據矣彼夫紛者乘之而不撓似者眩之而不易弱者振蕩者止而還其中正之良其然者立之為其所以然者禮之為也則禮之為功于學者要哉學之終貴于能成矣中和之則天者全焉而思勉之情未融則亦迹而不神耳如其渾然純粹而無所于歉也必于樂有得焉者乎夫樂之為教也聲音之高下可通性（精寔有本之言不謂得之時文）（成與樂相）命之微而剛柔無過設舞蹈之疾徐可平血氣之用而喜怒無偏施德（關廻發得恁精）以養性從容而中節矣彼夫不待感而自動不待扶而自強偏者全形者化而遊于義精仁熟之途其然者成之為其不知其然而然者樂之為也則樂之為功于學也大矣哉

此三于字與志道章于字相似而實不同彼于字是着力字粘上一字讀此于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蓋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思之便見是文用處不同○詩禮樂之所以使人興立成處講不透則三于字之理終無着落人即敷演幾句總是皮面外語耳誰有此精微切實此是實本事真力量饒他三頭六臂

神通到此須讓一頭地

興於　張

興於詩　全

屬士貞

學有心資取之經而各得矣夫非興立成無取於詩禮樂也然非詩禮樂亦無益於興立成也各因之而德全矣且人心一無所得終日取經而泳藉之無用也然人心若有所得不取經而流連之進反而嬉怡之亦無用也夫古人之章大義以廸後學者謂其有咏歌之思也謂其有經緯之志也謂其有音節之情也然學人之放懷以敦古誼者何以有此咏歌之思耶何以有此經緯之志耶何以有此音節之情耶蓋有興立成者存乎其中而不自知也向無是思志情焉古人雖有精微不能強不樂之衆而告之矣唯有是思焉是志焉是情焉欲得古人之精微

（二字亦又在經字說）（一開一合于字神理如空）（隘飛光不定）（句有神）（都是開合取致）（接此）

不得不依古人之節序而次第之矣其一曰興於詩前此風美刺惡之心未觀於詩而勃然後此風美刺惡之心既觀於詩而更勃然夫所以勃然者不在詩然益動其勃然之心而烏能已者則未始不在詩也次曰立於禮前此罄折百拜之心未習於禮而肅然後此罄折百拜之心既習於禮而更肅然夫所以肅然者不因禮而生然益動其肅然之心而烏能已者則未始不因禮而生也終曰成於樂樂也者蓋詩歌之節而禮度之和歟彼琴瑟未御之先陶然而樂遂者不自知也胡為琴瑟既御之後此陶然而樂遂者益無盡也是陶然者固在樂而[illegible]以為陶然者不在樂而亦在樂也是以曠覽之下今人不及古人者[illegible]

（襯一層是淺深法然却看低了詩礼樂反在後矣）（夾然）（易道語人却道不來）（中掃一勾）（作波宗却有意思）（不自知便不得）（勾法股法又變幻入妙）

今人之不讓於古人者亦此情情之所至而感慨以之俯仰以之欣暢以[illegible]蓋有動乎其天者矣豈藉於外而後能哉顧藉資於經可即不藉資於經亦可此感慨俯仰欣暢者固在也不因古人以為得失也然而服習之中我之思見古人者此情我之學可至於古人者亦此情情之所深感慨未已而俯仰生焉俯仰未已而欣暢生焉蓋有漸乎其微者矣豈無所序而云然哉是以不藉資於經不可不先後藉資於經尤不可此感慨俯仰欣暢者有各得也自宜依古人以為深淺也意此[illegible]之資亦心學之序哉

（字更差如怪學二字）

以泳歎為風神意不可止趣不可了使筆之妙層曲化境　原評

只善用開合正反淺深之法。文情迤邐生出奇趣。使人目光瞀眩。○有問胡雲峰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真以人材為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二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復以下。設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興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槩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為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為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繇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題為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為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于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于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為天矣。文中多用胡氏說作賓意。雖轉合正義。然其意中即流露輕淺詩禮樂之見。不可不察也。

興於　厲　三

子曰三年　節　葉夢稷

耑其志于學者、斯其所學有異矣、夫志有所分、則學不篤、乃學之久而不至于穀焉、此其學豈猶夫人之學哉、夫子為之致思曰、人之為學、將以有得也、士節之所關也、亦將以有為也、國典之所重也、自世不察而（今日秀才）（并不知有功名也乞富貴之餘而已）目為功名之路、天下始以儒術為病、斯亦過已、是故今天下之言學者、（先將學与穀互說議論展拓）詩書之間有其人矣、而終身不受稽古之力、較序之間亦有其人矣、而朝廷不收養士之功、若此者、其一在于操狹而頑奢、（古文氣局）夫操狹頑奢者、謂之飾其人、非其學、非也、其一在于養成而思效、夫養成思效者、謂之操其學、是其人非也、（出題得氣）有如學矣、學之三年矣、而猶不至于穀乎、（留住末句發論）穀者、所以

云養也。學未至而鼎食。不加榮。學已至而家食。不加損。此之謂內外之分內外之分明夫焉往而不澹焉。（語有本頭不是寬泛往學套頭）穀者所以云報也。國有典而我不堪。我之恥。士有修而爵不縻。君之咎。此之謂名實之辨。名實之辨審。雖終身人奚慕焉。（古文筆段）若而人者。聖賢之所治。以此也。不後其志而志日以深。學之所以微而能入也。帝王之所求。以此也。不分其氣而氣日以蓄。學之所以廣而可通也。雖然。難言之矣。學之情淡。淡筆襯出不易。淡則不可以久居此久之恒也。學之名美。美則不能以久閟。此亦人之恒也。吾蓋上下古今。求所謂純心如斯者。雖不可謂無其人。而不數數也。今而後理與欲無兩衡。公與私不並設。學之難。非學之難。學而專之。之難也。可不勉乎哉。（極有斟酌）

一切仕學爛詞語醜論頭無一涴其毫端所發皆沉寔精切之理用筆亦扶疎老朴。粵中有此。江門風月。光彩一新矣。○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語皆斟酌有法。○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穀。今人以學求穀。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尷尬東西。那得有學耶。

子曰三　葉

子曰三年　一節　　鍾呂

聖人言純學之難而欲以難者相勗也蓋學成而穀亦至〻穀奚為然而三年不至者良未易也故夫子重言之曰天下有用之人皆天下純學之人也使人皆純乎為學而天下無難治矣第以學之為道原不絕于古今而學之為心罕可明于旦夕則甚矣純學之難也夫學亦奚難之有身心吾所自治原匪為干祿之資及夫功成自有不家食之理庠序吾所自安未嘗為縻爵之地及夫德備自有不誣所受之期由今觀之學成而穀未必及夫果奚難之有哉吾謂為學之難非難于穀之及也難于穀之不及耳且非難于穀之不及也難于不至于穀耳抑非謂

隨收隨轉自圍自解何其

學與穀先安頓得穩有此二比氣局不佻

靈快

再頓挫

一氣數折室際盤旋腕中大有神力

朝夕之學不至于穀之為難而謂三年學不至于穀之為難耳今夫居諸迭逝數已定而莫知矣草野之間十年不字者誰民哉夫使我棄穀而君側有人猶可言也使我棄穀而君側無人不可言也則因念切于君而偶及于穀者有之日月遞移老將至而莫惜矣朝廷之上三載報績者何人哉夫使穀遺我而居民上者半非其人不忍聞也使穀遺我而居民上者盡非其人尤不忍聞也則因廑慮于吾民而微涉于穀者有之如是其至于穀也亦凡為學者之分所不容辭而情有所必出也而吾謂不然蓋人未得君而事之未得民而使之唯有學而已矣吾學焉則心乎學而學外無餘心焉三年之內其道皆足以致君而不思食報于君皆足以澤民而不思食報于民也彼何修哉抑人之得君而事之得民而使之亦唯學而已矣吾學焉則志夫學而學外無分志焉三年之久其理已足以致君而終不思食報于君已足以澤民而終不思食報于民也伊何詣哉所謂三年學不至于穀者大都如是嘻不易得也

故將至穀放鬆一步正為不易得敲實一步也蓋不易得三字一出便盡故用題前逆寬之法耳若謂至穀本應說好便是下等笨伯文境超逸氣更排奡粵東有此奇駿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矣

三年　鍾

巍巍乎唯　三句　宮夢仁

帝德同天、有莫名其大者已、夫大至于天止矣、而堯之為君殆與為則之、民無能名天、又何能名堯哉、昔夫子曠觀千載、論次帝王、而獨大堯以表君極、若曰、三代而後為君者皆言人事而堯典一書多言天道則

○英○發○絕○似○至○茂○遠○而○拘○者○以○為○唐○突○痴○者○又○

○以○為○堯○典○之○贊○皆○不○直○一笑

甚矣、首出者之難其人也、乃既有其不可量者為擬議所自生、復有其

不可量即其不可窺分兩、魯不許

不可窺者、為形容所自絕、此其德進乎天、而日與人為忘者已、非三代

橋○定○德○字

下所敢望焉、然則堯之為君、吾果何以測其大哉、巍巍乎、唯天以虛明之宰、普美利于不言、世之仰觀者亦僅得其迹焉已耳、至其所以為天

○暗○起○下○節○可○見○者○

○即○伏○元○名○奇○

未悉也、以吾遐企乎堯、一似冥其為之之端、與天為合撰、而天不矜堯

智

庚戌　程墨觀略

以不足者堯不讓天以有餘殆以為範圍之不過焉則惟此廣運之神明不相侔而有其相侔者為贊颺之所不及誌歟唯天以怙冒之資統運行于無外世之崇效者亦僅得其象焉已耳至其所以為大者未詳也以吾景思乎堯一似渾其為之之事與天為同符而有堯而天不處先者有天而堯不居後殆以為規度之不踰焉則惟此高深之意量不相協而有其相協者為稽拜之所不及傳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百世而下讀其書披其遺徽猶將導引美善述不盡述以為君極之大誠莫有可名于此者矧夫躬被其休者乎乃當日者聖神文武廷臣之揚厲既圓乎大而非夸而戴高履厚之倫歌時雍者有之矣頌平章者有之矣至欲名何者為允恭之自不覺歌與頌而胥無庸也蓋人日在天之中執一事以名天而不得矣而謂堯可名以一事也夫安從之抑欽明文思史氏之推崇既體乎天而非諛而就日瞻雲之衆稱於變者有之矣祝風動者有之矣至欲明何者為精一之傳不覺稱與祝而胥無當也蓋人日居天之下操一端以名天而無由矣而謂堯可名以一端也大何據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道也天道也然則堯之為君吾終無以測其大哉其不可名而有可見者良有由已

原評云絢爛之極乃為平淡清真之至乃為波瀾含蓄不露乃為局度最善論文矣顧在今日先須辨雅俗不則打油活套膚衍麻糊皆

可冒附矣。此文雖於精實處未見出色。而運筆脫洒不凡。非俗腕所撫榻也。○此是德不可名。下節乃指可見者。斷宜判別。於小講提明德字。通篇靠定此義。但不作頻〻吆呼惡聲耳。或美其渾融不分。恐非書理。亦非作者意也。

巍〻　宮

巍〻乎唯　三句　童燁

大君極于則天、於其無名者而益見之焉、甚矣堯德之大也、擬之以則天無名、而尤未能盡、堯真不可及矣、今夫尚論聖人者。貴極其德之所至。而其德之所不可見者。每絕人以思議之端。則正于不可見之中。一想見至德之宏遠矣。吾何以贊堯之大也、中天之盛。詳于帝典。而典所不易載者。為深其思于廣運之上。允恭之治。頌于史臣。而史所不能紀者。為體其量于欽若之表。巍〻乎意者其天乎。天以覆冒者為大。則凡在天之下者。莫不仰化而尊天。以為天之獨至也。即凡在頌君之列者。亦莫不進君而配天。以為天之無可加也。夫獨至而世之能至之者寡

○德不可見截上截下

○落○勻○高○曠○有○神

鉄石俱有力

矣無可加而世之欲得而加之者抑又少矣何獨至堯而神明之運靜與天符格被之施動與天合蓋寔有所則之者而非徒浴和命仲之迹也堯乎大至此乎迄今想伊耆之世欲偶舉一節以名之曰是堯之大也而不能也抑非獨千載而下千載而上時異世古邈焉難紀即當年作息之衆躬遊聖世含鼓之民親載淳風乃聽衢謠而忘思悠然帝德之遠也是何也天下恩之所及者譽之所歸力之所濟者感之所集民獨何心得不愛君王哉而胡淡忘至是豈太古之世民風汐穆而無事頌祝與豈堯德無昭格與抑豈在廷諸臣咨嗟俞咈而下民無可見聞與而非然也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帝王本自天授而氣量廣遠反居

隨勢側落如鷂鵰之搏非復臂鷹鶻所可較

又佚宕淳有力

吳天成命之先君民寔為一體而聖化淵深轉若相忘何有之力大哉堯乎吾將進而想其可見者矣

則天無名既不用寔疏亦不作形容閑語既不作平看亦不見側落層次提筆直書屈潢注海純以一片神行古人謂子由文界畫定做却不好子瞻不界畫一滾說去却好悟此關捩方知此文真有篇如股股如句之奇

巍巍童

巍巍乎唯　三句　徐春溶

贊帝治于同天、民亦相忘于天之大而已、蓋堯亦自盡其為君已耳、而即以為則天、此固未易明其說也、而況於當日之民乎、夫子極贊之曰、學者立乎後世以觀上古取古帝一二淡漠無傳之事而形容之以為動合至德且以為上古聖人以天治天下不欲為天下居至治之名也亦非論治之極則矣、夫君者繼天出治者也、君繼天出治而天下稱之曰聖人而為天子、此亦無所損于君道之大也、而獨不可以是語堯也、吾觀堯之為君、則誠大矣、然亦何嘗不以人事治天下哉、咨儆勤而帝心動、堯于天止自此于諸臣之亮工曆數歸而授禪起天于堯亦僅等

○南○着○眼○大○隨○步○在○致○爲○上○落○筆○綠○見○則○天○處○

○能○名○不○是○黃○老○家○事○化○无○名○之○道○

○又○翻○空○起○勢○

○奇○語○驚○人○為○則○字○刻○剝○

廣成　程墨觀略

于四時之傳序然而遡上理于鴻濛瞻大化于蒼昊則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何也凡擬人而求其肖者不能得其精微之所存但求之氣象之間而已乃擬人而至天固非氣象之所能盡也意者其亦有精微者存乎則起化于一中與傳心于允執者其似之乎凡言理而有其配者不能得其實理之所在但形之體數之際而已乃尊聖而至天又非體數之所能及也意者其亦有實理者存乎則運化于高明與宅神于欽明者其似之乎然而正朱可以是測堯也堯之德雖極神聖然使當日見諸行事必摹倣天工而求合之則造化逸而帝心勞即造化大而帝心小矣彼造函蓋之下者能不窺淵穆之淺深乎堯[illegible]際中

（作翻預方見虛空拳擬之非）（則字人都說氣象形容其偏）（又搜刻則字）（即帶動未必）

天然使當日自託神靈必冥諸應迹而求化之則太虛常運而帝心有間即太虛大而帝心小矣彼居陶冶之內者能不議道化之廣隘乎乃堯非然也堯之則天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也非必冥民以為愚而風會自還于淡古非必却名以為高而知識自泯于垂裳蓋虞夏後帝王以名治天下而天下治義農以前聖人以無名忘天下而天下忘二者堯直兼而有之且兼而化之豈非亘終古而獨大者哉至是而民乃渾血氣而宥神明覺天止多一四時五行之勞民且捐知覺而順帝則覺天亦不出精一危微之理大矣乎非甚聖德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看他出不勾神妙无名只是則天不作兩層）（只重无名不重民字）

其所言足令今日豎儒舌橋目瞪。喪失魂魄。此李大崖所稱濤春高天。水僵厚地者耶。○天民對做者固不直議論即上下截發矣然皆于無名句寫得有精彩則天句只用襯貼支架過去耳此將則天重提一段中間寔寔發揮四比無名只就則天一筆帶點單行一段作掉尾方見末句只申明則天意不是另起爐竈正得註中故字亦字語意老手單睹真寔力量不爭東塗西抹其推倒一世在此○末句只為無能名帶得民字來意不在民也讀此知天民並喝固非即後非全在民身上做智愚巧樸者亦瘦人說夢矣

巍巍乎唯　三句　孫乾學

深思帝德之大有極擬之而難盡者焉夫堯德一天德也天不可名而堯何能名哉其大為不可及也已夫子若謂古今治天下者日以其才智與萬物相見而其中之所存為可量矣觀于至人御宇天下之所莫能並亦天下之所莫能窺其神明氣象有獨深者焉非甚盛德何以使人贊頌之而難窮乎大哉堯之為君于何見之堯承黃農之後時方處其至逸然使堯而僅以時焉猶可為之擬議矣乃神靈首出而當日之垂業恭己莫可測其高深則藏用者至也堯開虞夏之先數已當其絕盛然使堯而第以數焉猶易罄其形容矣乃淵默不言而一時之萬邦

反取德字起

○只德不可見下節亦動

百姓胥自泯其知識則宰化者神也吾見巍巍乎穆清之表唯天之有其崇高也而唯堯則貞于至常靜爲物福周于至變動爲物用其與天相較所不同者形耳氣耳以言乎德固等勢齊量而有所不讓已巍巍乎覆幬之間唯天之超乎法象也而唯堯則去其智故得其精微去其聰明歸于淡漠其與天相衝所不齊者體耳質耳以言乎德固同體合撰而有所無慚已夫是以民戴堯之大一如戴天之大也謂天蓋高述其德而揚厲之則近于誣堯豈名稱之得加乎蕩蕩乎神于廣運者不知帝力也彼聖神文武特在廷之頌歌而民固何從擬議之也哉民戴堯而忘堯之大一如戴天而忘天之大也惟天無私德其德而思報之則虞于褒堯豈名言之可盡乎蕩蕩乎格于光被者固不率俾也彼德衢擊壤亦偶然之歌詠而民究何由形容之也哉是固未嘗有褒屬之事而秩然各正其命者天爲合德之天民亦徧德之民也端拱在上而萬類于以咸周一無彊之體而已是固未嘗爲簡靜之治而熙然各得其欲者天如是而堯亦如是堯如是而民不知何以如是也清明在躬而庶事于以熙成一不息之運而已尊無上者天而天忘其尊渾穆與之同高也易悅澤者民而民忘其澤飲食于焉安質也德至此深矣人皆蹈虛此獨踏實一洗形容擬議叫衒寒乞之態○或嫌文中添出兩箇巍巍蕩蕩乎謂不特此四字即天堯民名等字皆添兩箇除

非唯字每股可以分見耳。因知題面字。只散文可用。八股體不可用也。一座皆笑。或方悟其戲也。

巍巍　徐

巍巍乎唯　三句　　鶴士貞

帝德合天。而極贊其難名焉。夫德至與天同量也。名何足以盡之。觀於巍巍蕩蕩。洵大矣。嘗觀天下之可以意量而至者。得以常形常論求之也。其不可意量而至者。不得以常形常論求之也。夫不可以常求之者。極乎規模之外。而復超于稱頌之中。所謂意量有不至者而或至焉。則（筆頭靈活）未始不在人意量間也。吾何以測堯之大哉。庶幾于天焉遇之。（直入天字者）雖然有有形之天焉。日月奠于兩儀。風霆流于四序。此氣與數之可絜者也。然有無形之天焉。陰陽禪寂若于化工。動靜聽淵凝于宥密。此可以氣數絜之乎。不可以氣數絜之乎。是以有形者遇之于法象而無形者遇之

（天字徒發妙諦）（偏不作俳）（對橫甚）（純是巍巍乎三字精神都有一）

勾形容擬議卑賤穢氣否

于精微無論精微之遇者未易窺即法象之遇者亦未易窺也嘻洵大

自作評論雖非俗調然俗派也

矣吾擬之以巍巍其亦崇之甚高之甚而莫或幾之之辭也我思皇古

疑雖堯意都成其彩

之上百代焉皇古之下百代焉疇淑德而荐于明堂疇馨開而享于帝

右得一從事而無媿者蓋亦寡矣而況浩浩者元工赫赫者帝命壇坫

并似翻上文語

而參伍之不其難哉何獨于堯而有則天之稱耶說者謂法乘之睿照

是準則非法則意

為聰明法天之剛柔為仁勇後世勉德之君克能之何獨堯即勤天之

陰陽而不忒順天之時序而無愆後之裁成輔相者亦克勉之何必堯

即轉入蕩蕩勾神理一片

堯之則天也其在淵微之際乎夫淵微之際天與堯之相息于深也無

以究極之也從無以究極者而究極之亦得其規恢之似豈神明之所

歸宿乎而況于編戶之氓乎亦其在格被之表乎夫格被之表堯與天

之相動于幾也似有以究極之也從有以究極者而究極之終未罄其

規恢之實豈神明之可以方圍乎而況于不識不知之倫乎爾時祝聖

人者有之矣而卒不知何以祝鼓腹而歌帝力者有之矣而竟不知何

以歌蕩蕩乎民終日戴堯而不知堯亦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堯即天

也天不可名而堯可名耶吾觀堯而至天此意量之所不可至者也而

已至之再觀堯而及民此意量之所可至者而終不至之一存規模之

外而一超稱頌之中洵哉堯為君之大矣

人先看得天字膚淺首七字寫來毫無意思則天本無寔事又翻處

理會故只辨得幾句油調而已。獨能于天字力開靈境。寫得幽微窅妙。此處深一層。則天處深一層。并無能名不煩刻畫。纔見得皆籥是德不可名之意。此之謂寔做着七字也。離奇惝恍之文。而理極精湛。此種足起今日之衰。

巍巍　厲

巍巍乎唯　三句　陸龍其

擬帝德之大於天、有相忘于不知者焉、蓋天之大、民莫能名也、堯之大則天矣、民又安能名乎、夫子贊之以立君極也、謂夫、帝王之德而可以使人擬議焉者。其德猶易量也。德之大者。極天下之崇高。無能出乎其上。斯極天下之知識。無能測乎其中。百世而下。徒令人遙企其德而不能已耳。如堯為君之大、我欲求一大焉者擬之而不得也。我欲求其所以為大者稱之而不得也。巍巍乎。唯天無所不覆。品物之繁。莫非天之所丕冒。則誠大之極也。唯堯德之無不覆。一如天之無不覆而已。唯天無所不被。宇宙之廣。莫非天之所并包。則誠大之極也。唯堯德之無不

（靠住○德字）

被一如天之無不被而已堯非必法天而效其大也而高峻之量直與之同其丕冒焉是其德超乎天下以為德矣超乎天下以為德此何德也而誰則能喻之堯非特贊天而配其大也而廣博之量直與之同其并包焉是其德超乎百世以為德矣超乎百世以為德此何德也而誰則能窺之蕩蕩乎吾見當日之民謳歌其德者有矣究莫能測其德之所存則亦相與渾忘于大之中已耳有能舉其大而名之者乎慕樂其德者有矣究莫能測其德之所及則亦相與順達于大之中已耳有能悉其大而名之者乎是豈民之愚而不能名哉耕鑿之民被之以德而無不知至于堯而民之安於耕鑿者不識帝德之何如焉抑豈民之遠而不能名哉四表之民感之以德而無不親至于堯而民之化于四表者不覺帝德之何如焉蓋惟其在上也德同乎天天之所至無非德之所至原非名之可盡故其在下也戴德如天不知天之所至又何知德之所至自無名之可加為君之大誠莫如堯矣

（即轉接清則字）（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所存所及下字斟酌則兩第節出）（徹還天字見无能名之所以然須其融煉）

題行亦行題止亦止亦止是挨衍法耳而神味悠然不盡所不及先輩者但意味差薄然清真雅潔與時下講章一派迥然天壤○八股中鉤聯相生每四比中鉤聯相生每比中句句鉤聯相生玩其逐步遞接轉換襯貼處得呵成一氣之法○此節是德不可名下節是可見者此耳明明判分兩項若此節不握住德字而兼及政教治道則

下節如何說去。但德字合存主潛布意。止說做玄同默運清淨無為去。則不可耳。又有做德字以剔下節者。如云未言其用。先言其體。未究其彰施。先觀其性量等句。更醜俗不堪矣。或遂謂德業不宜分貼。是又因噎而廢食也。

巍巍　陸

巍巍乎唯　三句　張玉書

敢單然

帝德即天而難名。為君之量極矣。夫以天道君天下者。一如天之不可名也。巍巍蕩蕩。其德孰與京哉。且從來受命之君。莫不有繼天治民之責。而天人分合之際。即君德所由以大小也。人之氣日與天相遠。則君之事不能日與民相忘。大哉堯為不可及矣。草昧初開。何事不煩聖人之慮。而垂拱南面之上。若萬物有其自然。而一人悉付以無心者。是與造化同流者也。羣后德讓。無一不具帝王之才。而分職效能之下。若氣數有其必然。而一人嘿運以無為者。是與造物為徒者也。巍巍乎唯天無所不覆。美利不言而能給。庶類之求于各足。唯堯亦若是而已。

合講寺初

虛能巍巍則天却有寔諦于此見堂腔之無

下涉也

寔做天大

（寔做堯則）四表訖于海隅而聖人之德咸爭仰焉非其瀰淪者溥歟唯天無所不（二意確）容（該）積精于剛而能遂羣生之命于各正唯堯亦若是而已災沴並行凶頑並育而聖人之德無少缺焉非其範圍者廣歟于是而歎堯亦一天也天之德及于民至矣然而古今以來不聞出一辭以擬天之形容者（所從天轉落一段勢利而意警）非盡民之愚也天下感慕愛戴之意常發于匹夫匹婦之心至于天而（無能妙入情理）其情泯矣人世頌揚稱述之文亦各分見仁見智之說至于天而其詞窮矣蕩蕩乎圉于其量者不能舉其量之涯際以相肖也彼夫時雍風動祇自率其親上之誠而德之所以鼓舞者蓋猶天然而豈可以意計測耶且或于其中者不能指其中之精微以相示也彼夫日用作息祇自適其順則之帝而德之所以蕃變者蓋猶天然而豈可以形器擬耶民之無能名固非則天之大不足以語此已推顯藏之理天不與聖人同愛極參贊之功聖人實與天合撰三代之主學天者也得其一節而（又襯托得好）每多謙讓之詞堯以天自處者也備其全體而不俟名言之鑿若夫功業文章皆德之散殊流于天壤者耳嗚呼大矣

如題卷舒不添一解不倒一意上下不兩開天民不平對法之高也然幾此者尚有人若于法中處處自見實義不用空大帽子遮掩過去此非作冢不辦

魏魏張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聖人深嘉夏道若有以微見其心焉夫心一有間治未可云隆也而以稽于禹豈其然乎故夫子尚嘉之曰凡學者遡稽帝王毋徒取事業之顯懿也必先考其淵衷之所存此治術之汚隆所因以見端者也夫惟懋績既極其崇閎而宅心尤深乎底止斯足尚爾吾茲有異于禹焉文命之敷史贊之矣然吾之求詳當日者偏若于史臣揚扢之外特加以後人責備之詞功允之成帝俞之矣迺吾之刻求其際者尤若于帝命咨儆之中獨深以儒者推詳之意而禹則何如也由今以思何無間然也間之端由一事疵累而生彼宅揆而前以暨乎總師而後豈盡無一

（間不是說心）（正說事業耳）（事業即淵衷之所存）（間字是吹毛求疵意）（若者疑詞也）（自言不必疑）（此便入理）

事之疵累足閼擬議者哉而何以醇乎淵塞者數千載如一日也有以持之而持即無以持之而不至于弛吾將得比事而觀之矣間之端內一念怠佚而啓彼荒度而前以迄夫告成而後又豈無一念之怠佚足致訾議者哉而何以休乎備至者數千載如或見也有意存之而存即無意存之而不及于懈吾又將推念而求之矣然則過言禹者高之以明德天授之稱而寔非也帝王舍乾惕之外別無道術即虞廷微危之咨夫已先禹有懼思矣而禹豈有加焉即或刻論禹者危之以升降日漸之說而亦非也帝王舍心法之外別無運會即後世敬義之儆且將有率禹攸行而弗逮者矣而禹豈有損焉而吾乃歎禹之異也道居其至是以躬懷襄之苦而猶肩其勞德底乎醇是以履平成之逸而善寔其過後雖有作弗可及也已

（且聽下四分解也只好作結末勾）（今尚有後比在）（警策）（借前後代作論俟有）（生發）

他處虛題本章所有底意義說不出此句虛題本章所無底事類并用不來因下文只說得數件若將大禹生平熬染一二事是夫子說話罣漏代為補完也今欲做禹則碍着下文欲做無間則茫無寔據華情思路斬然斷絕作者經營險仄從尚論深情迤邐引入華情怡蕩思路豁然 陸雯若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間矣之間同正在事端上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無可議

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歸本心原。是推進一層語。只好舊末句中說。非此句開端意也。○能虛還首句語氣。不旁溢下侵。是其得法處。然窘于邊幅。亦少畜洩之奇。

子曰禹　陳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劉望齡

深嘉夏德、穆然于精一之原焉、夫禹以精一為心、又惡得而間之耶、宜子之穆然深思也、曰、道有曠世而相感者、吾誠不知其何心、非其托體純備、絕人以擬議之端、亦安能使後之人感慕而無窮乎、吾歷選羣辟、至帝王相禪之際、未嘗不喟然而興也、堯也無名、舜也無為、繼此受命、而靡媿者、豈不難哉、夫隆名者、疵累之所由生也、汤穆將開、萬物皆有窺見聖人之材、我無甚深、而使得以相測、則譽我者半、而訾我者亦半矣、猷為者、功過之所中分也、世變伊始、後世將有刻求聖人之心、主雖其聖、而不必其無缺、則為天下而有甚功者、將為天下而有甚罪矣、乃

若禹之為禹、則何如耶、夫聞一聖人之名而不敢于議之與聞一聖人之名而輒敢於議之者其人皆無論世之識者也聖人之可得而議者天下皆得而見焉故改過者前哲之所不吝而慚德者古人之所不諱聖人之不可得而議者天下卒不得而測焉故聞言必拜而且無可言進諫必旌而將無可諫且夫罅隙者聖人之所時有也平陂往復天亦有其成虧之數水潦高深地亦有其險阻之形聖人豈能辭其缺陷乎然天地之缺陷聖人得而彌之聖人之缺陷天地不得而恕之也非常之原可懼而禹歷吉而無議豈非明德之遠哉抑殷憂聿啓功能之奏愈奇前蠱彌深平成之勳愈集聖人又何妨自處於愆尤乎然一日之勳釋數世之愆有餘而百世之勳釋一念之愆不足也盛德之類無多而禹無微而可略豈非聖人之弘哉水火亦治心之具大而能微制作為定命之符精而不肆則其無間然也一堯之無名舜之無為乎

凡題必有三面謂正面及上下二面是也此題本義空虛是正面寫不得轉身便碍是下面寫不得起句無接句是上面寫不得讀是文而知題之更有反面也三面俱看得無間反面偏要說有間反面一擊而三面之勢皆靈讀是文而知題之更有對面也三面只就禹論無間對面却從論禹底看無間對面一照而三面之氣皆活遂能用極虛極婉之筆構出極奇極肆之文 陸雯若

閒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若呆向禹身上講閒字不是犯下即是增出不則索性脫空矣讀此方知吾字不是閒字

子曰禹　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曾文高

聖人尚嘉夏王有以見其心焉夫禹之所為極難耳幾不免於閒而得全焉古王之心萬世如見哉嘗思道所從開者無名斯為德而道所必至者無過即為功聖王之行以儒者省躬之法考之則其心已可見諸千古矣我周以前繼堯舜而有君豈非禹哉勢有不克免者在事後易於為智每當事則失之人固樂以後事而責其前事也則古者嘗有冀諒其艱難之心情有不能同者在賢人則略之以為功至聖人必務全焉人固不求賢人而大求之聖人也則隆規愈難倖全於百世之論以吾思禹吾則定其論而無不全矣人之難在天下聖之難在一身故有

（發鉅更英銳）（堅利入妙）（閒是後）（人次求如此開論正得情理）（蔡提吾字得要）（義斬暢而不奪）

以天下之功而不滿一身之德者矣無論百年與一日禹未有精神不到之處而精神大於身者道教自周於世矜伐所以靜乎吉幸既成而後望河山之古以為稷黍之馨在焉不知其憂勞正未有極也固已進乎寡悔戒吝之書矣吾則諒其心而無或失矣人之難在未有天下之先禹之難在既有天下之後世固有〻天下之榮不如無有天下之樂者矣舉凡性情之與風俗禹未嘗事〻求譽其際而事不求譽者心亦與共安怨惡所以平乎文命既敷而後相風雨之鄉以為聖人之神在焉不知其精嚴蓋至今存也更無所庸歌功薦德之文矣前乎禹者唐虞之君光華絕旦則豐日懼其過中帝王大器豈禹僅以享成之恒局居之也是其同二帝之德而不可同其端拱之安者此中危微早辨爾後乎禹者商周之代天心屢變而干戈始於酒醴富貴何私惟禹安湯以樂易之心處之也是其邁二王之道而不必受其祉福之綏者此時幾康並飭爾吾無間然道所歸者禹乎

（古秀絕俗轉句更有斤兩）

（祖語）

（無一恒緩）

間字從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故極意刻琢而不犯下文條款淋漓唱歎一段尚論默契之情洋溢言下其光華幽雋亦有古屋龍蛇之象

子曰禹　曾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薛遵奇

崇身道以開王於無間表其純焉夫為百王之師者禹也乃以無間特稱王風不替矣非子孰表其純哉若曰古昔令辟懿績昭登縉紳先生能道之乃剏世圖勳立天下之大功者往往蒙天下之大過則又盛王所以彰其無諱之寔也然而大純小疵論者有餘惜焉求其潔白醇備不開人以可議之端三代而下蓋難言之吾於禹而深有當已攷古而衆七十二代之史差次功德未嘗無恕詞焉至於禹反以不能恕之意迫出其無窮懋美之心揆治而覽一十五國之風衡斷人物未嘗多刻論焉至於禹正以刻為求之思邃深其有懷觀止之歎則欲以間繩之

華力純古得史漢風

閒字翻

其將能乎經營草昧之主識略出天下之上精詳未必入天下之中間（始而不觸）於是乎生禹也不徒識略有以蓋之抑有其學問焉洪範一書得自皇（高座廣說都非以下之言）極者已深由是而著於治則事事有其本原即勢處懷襄不過鍊其安邑天子之才而中心之粹然者固非圭所能告羽所能舞爾創制顯庸（雅秀）之后法度規一時之變醇行不足厭後世之心間又於是乎生禹也不恃法度足以勝之亦有其體要焉微危數語授自帝命者已久由是而（此句轉）見於世則處處有其精嚴即敷命四海不過殫其神明服遠之圖而皇（入正而不混）躬之純然者固非益所能贊皋所能飈爾欽文玄德極一朝君臣之盛微禹則弗克承故五服既弼不改祗承於帝萬邦作人依然勅天之義

一哉王心吾何敢以草茆衡量測嘉懿之淵衷式圖耆定立一代質文之隆微禹則弗克開故奇而不法者載在禹謨法而不奇者具在禹謨大哉王猷吾何敢以尚論深文掩聖神之丕緒蓋圖天下之功者譽集而杜一心之過者憾釋禹吾無間然矣

無間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此却偏從根本說到盡頭却正是驀然第一句全提文亦饒有英氣

子曰禹　薛

禹吾無間然矣

熊伯龍

觀聖於微夏德其至矣蓋論聖至無間綦微矣上下千古而得一禹聖人之難也今夫人幸生古人之後而知其功亦幸生古人之後而聞其過將以考德而警心耳顧有識之士未嘗不敢于論聖人而要其今日擬議之端昔之日若逆知焉而預為之備然後款古之聖人未有不敬小慎微以明其志者也盍觀之禹夫所稱聖人者寧自禹始自禹止乎不自禹始者若覺其自禹始帝之統盡帝之心未盡由前觀之而禹之為禹也僅矣不自禹止者若覺其自禹止王之運開王之事未開由後觀之而禹之為禹也僅矣蓋至是而吾無間然也天下中主之弊萬不

即從吾字發端

剛轉入

禹議論暢快

頓折禹

字老境

間然從吾字說入

敢以疑聖主而猶有疑焉者本體自謂無傷凡事盡付之大度也夫失其所適豈在大乎吾觀於禹譽隆文命而精嚴過下士焉欽寅清者得其道樂明備者得其欲俯仰之間其亦無憾已聖主無心之失非不欲以示後人而卒不可示者形迹偶介疑似久且無解于後世也夫動而違道豈在深乎吾觀于禹功歸永賴而彌縫亘萬古焉有為者君之功無事者民之福明德之遠至斯而極已周續配天禹已久釋其憂患而要之積一身之業蓋先世之慾有餘積終身之業蓋一念之慾不足也禹之無間蓋度量不同矣聖人行事人爭托焉而至禹獨無所口實非其皎然至正欲安得謂肇開禹貢而疑有嗜欲日強之勢元圭反命禹已盛著其功名而要之君父之責可以一日之平成謝萬世之責不可以一日之平成謝也禹之無間蓋學問不同矣聖人行事綿歷殷周而吾儒終無所刺譏尚云後有萬年欲則當其拜手禹謨而已有入聖未優之論意其所執者精窺之而無可窺抑其所守者一漏之而無可漏豈不難哉

（方是求間然于禹）（如此說間然便得理）（他人求深反看得聖人低矣）（間然只在四旁罷求好）

間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為之末四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鬬筍縫處雖無傷于聖人全體然已得間矣如此者方是求聖人之間然古柏霜桐足以方其風格

禹吾　熊

禹吾無間然矣

俞鐸

欲窺間於夏王至聖人而其見微矣夫窺常人者不求其全而窺至人者反以其間自非夫子其孰能獨見至此乎且士君子讀書論世一言出而使古隆功絕業之人開一瑕釁此士君子之苛論也然以古隆絕之人至敢為苛論至苛論而猶不得一瑕釁之處焉亦愈見若人之功德之隆絕美矣善矣非隨人歌頌者所得而尚論也已有如堯舜而下禹一人功德之盛史載之乃極博焉唯吾有一定論其中而非若吳公子偶聞六樂遂傳有大哉夏聲之言且至禹而議論實繁衆因之乃多口焉惟吾亦嘗廣搜其寔非若周大夫顧瞻九河止成其遠矣明德之

是磨頭尋求語發端不測

轉折如屈鐵

起禹字接吾字別有寄情

頌於是為之略去恒論察見生平其殆無間然乎天下凡稱人美事者（室際發揮間）在此之言合之在彼者而有格格不相入焉斯謂之有間言矣間也者（字令人驚心駭目）以言其內外之不合也雖聖賢功德之全純粹以精而有一言可摘發之端而生平俱喪如禹則功德之在人間無有遠近幽深而不得着一（下語太重）摘發之處則竟無可以摘發者矣天下有修道完善之人其力所已到視後世之神化難知而有几几弗克至焉則謂之一間未達矣間也者以言其精微之未盡也雖漸近自然之士渾堅莫破而有一隙可斷續之處而全體皆疎若禹則道力之貫始終了不見精粗上下而不復示一疵議之微則絕無可疵議者矣意其人必經營萬狀揔回海人務之大而渾淪出之令人徒驚怖其功高百王而攻瑕掇隙之智有不得乘者乎然千古有間可乘之主皆其雄略絕人者也緬維大禹而上廣密（快論揚詡）無為之主亦謂無間可以托天下則惟舜能知之也豈知千世下復有（乃反自學耶則禹無間而孔有間矣）親揚徽烈窺淵源之不隔者尚有人欲意其人必寶嗇厥躬盡人身卑瑣之事而精密成之令論者亦幽諒其用心矜慎而測淺量深之法有不忍施者乎然天下有間可指之君偏在乎尺寸不失者也俯視夏朝而後簡嚴自厲之主亦以無間可以憲後人則惟湯能學之也豈意千（人奇）歲後復有稱舉本末為古人所未發者尚有人欲雖然三代以前易見瑕三代以後易見美至見一王之美行休烈而槩弗錄則事有未易為

俗人言者試為概其大端而指其小節則予一人之見也夫
目空四海方能開人間未開之境乾其縱鑿之奇險非巨靈支祁不
能有此神通○看他落筆處都在空際四旁故文之不能為奇大槩
犯黏皮帶骨之病

禹吾　俞

仰之彌高　全

高雖而讀雖先筆無以易

大賢深悟道妙因聖教而知化不可幾也蓋求之高堅前後而不得者
而卓爾則見於博約之餘至欲從末由不益見子之善誘乎想其喟然
意謂吾今而知道之非難也自學者求之則日見其難吾今而知道之
非易也由聖人教之而始知其不易以今之所為不易較前之所為難
自覺有大異者而後恍然於至教之所止大道之所存也何也道之浩
邈無窮也貴得其持循之力道之思勉俱化也難加以強至之功今夫
物之高者仰之可及其高矣乃仰之彌高道之高也何如物之堅者鑽
之可失其堅矣乃鑽之彌堅道之堅也何如物之有定者瞻之可得其

都從喟然摹擬通篇一氣寫就是其勝處

虛籤四語入題有法更得精確即先筆勝場

只說道極是

丁酉

在矣乃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道之無定也何如夫回之求道也艱而子之念回也切乃夫子一若不念回之艱而未嘗授以捷得之理一若不念回之切而未嘗予以速化之機也由今而思夫子之循循然則誠循循然夫子之善誘人則誠善誘人也蓋博我以文焉約我以禮焉載籍之詳啟我以燦著者多矣博之而聰明無泛用之虞身心之要範我以秩序者精矣約之而心思無寂守之患回殆有所不容已焉非不已也欲罷之不能也回殆有所竭其才焉非僅竭也亦既竭吾才也自謂有而即知知不復行者已非一日而感於事物之際如有所森然不拔于吾前者不敢與之為二也即欲與之渾而為一將安由乎視聽不敢容其妄言動必欲去其私者已非一端而見于動靜之會如有所植然不易於吾前者不敢與之為離也即欲與之自然而合將安由乎是非回之不善學也道不可強者如斯也是非子之不善誘也教不可盡者如斯也回亦純其博約而從容以俟之乎倘猶然高堅前後之是求回之所不敢出也已

破中深悟道妙四字蓋貼高堅四語耳愚謂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深悟耶且仰鑽瞻忽只是比體乃追悔從前求道無方非為贊道以仰鑽瞻忽無定者為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為道

耶則向之仰鑽瞻忽無定者非道矣羅註原有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欲之數語然曰深知而數之正指謂欽悅時非謂仰鑽時便深知之也至無窮無方乃為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脚非為仰鑽瞻忽上不四字之註脚四語原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悔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本重資道上其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為象即求道無方而歎之則第謂於胃歎悟時始緻之以此顏子深知道之意註意自宜善融若偏泥贊道非獨瞻本追悔前非而略帶贊道之意註意自宜善融若偏泥贊道非獨瞻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為杳邈之物將文禮平通實功輕都等諸龍門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此節書義解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始深之過試平心將通章首尾相照就顏子迷時說此喻淺處說便覺明定題目有淺者而反深者此類是也仰鑽瞻忽室求諸心傳約求諸實功是已高堅瞻遂謂仰鑽瞻忽是參提實功講約是資助權法初用參提不淨轉用資助引入實處資助用不淨仍用參提欲從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講約王龍谿謂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之謂也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不曾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高堅前後之末說引人釋解儒者明節說道學之說啓聖之

高其言猶不揜罪此外之號呼者蓋無服喪稱子曜家經戶朱之後必有厥故常而教之者也故顏為摘出以明正學餘遜詳此詳似是而非亦有意闢禪悟而欲平之無高論以避之此見道不的也首節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為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為象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不曾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室求諸心即是後說杜撰顏子平生本寡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為將高堅前後與如何所立卓爾混做商語頭援儒入釋欲此紛紛不知知此第三節繞是顏子自言蹊夫子之教做工夫到體說聖人之道如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己見得確實親切來子謂不是離高堅前後有所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境亦正是禪家機法顏子罪禪即謂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分參提資助後有規矩準繩高堅前後與卓爾別

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詔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箋履朱子曰他只要箋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亦無解于禪悟之誤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路為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詁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于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摹擬修飾之所及也但下兩節實際欠真細不耐咀嚼耳○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大段着力不得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看註中所見益親下着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仰之彌高　全　　黃元驥

夫賢有見於聖道而自言其學之所至焉夫道無可執而聖教則可循也卓立之後而仍無所用吾才其得于善誘者自此遠矣若曰不觀至道不知至人之不可幾而及也不遇至人不知至道之可學而至也不因至人以求至道不知未嘗用力者之不可愛吾力而既嘗用力者之不可恃吾力也夫道豈望望焉而得其方規規焉而得其體者哉謂道蓋高乃仰生於高高又生于仰而吾不能不窮于仰矣謂道蓋堅乃鑽成於堅堅復成於鑽而吾又不能不窮于鑽矣觸目而遇之而前非定位易位以窮之而後非寘際若是者何歟毋亦見非灼見而得非真得

（駿馬砍陣無声最是行文快事）

（只贊道起）

（經力）

無。蓋乎此回用力之疎。而非夫子之去人遠也。夫子之教。有其博矣。又有約焉。廓吾心以通事物則粲然有文。而禮樂文章之損益。我得以知其散殊。綜事物以入吾心則秩然有禮。而視聽言動之謹嚴。我得以知其一本。功深而理得。理得而心安。于是沉潛于日用體驗。于人事自有所不容已。而視昔之苦難者異矣。于是鉤深致遠。以致博克己反躬。以歸約。既有以竭吾才。而視昔之扞格者異矣。于是寐亦有其流行。感亦存其品節。如犂然卓立于吾前。而視昔之恍惚者異矣。當此之時。而與夫子不幾渾合而無間乎。而又未也。昔不安于無可見。今而知可見者之未即道也。昔不安於無可得。今而知可得者之未即道也。事外無心而不敢謂神明在名象之外。心外無學。而人不敢謂墮然為神化之歸。欲從之末由。是又烏能以已乎哉。始焉見道之不徇人以所易。繼焉見道之不絕人以所難。終焉見道之幾非在我。而難與易之皆忘。過此以往。莫之或知矣。

（文礼俱有寔解）（欲罷三句思作三小股語皆精確）（竭才只在博約中用功）（宕一句折）（出末句得法得神）

此章是顏子自叙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証。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寔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為此章書理不明耳。他文忽略中段工候。貪寫前後虛空光

景正坐此病是作塞地發揮推落魔外真金剛劍矣

仰之　黃

仰之彌高　全　王吉人

大賢之見道也深故其體道也至甚矣聖道之難幾也善誘如子欲從未由又烏容已乎顏子蓋有見于道之徹始徹終者指其妙以歎之曰至無盡者斯道之體不容止者入道之功道大而難竟功久而愈深蓋身歷之而始知其難焉回之從事于道久矣至理昭明未嘗示人以疑玄之解大道彰著亦不予人以名象之求由今以思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道如是其無窮盡已乎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道如是其無方體矣乎幸有夫子在其為學也至公其教人也有序博我以文道之見于散殊者有然約我以禮道之歸于中正者有然回也擇理期于至當而知之

（兩句道盡斬釘拔楔）（貼註正解）（直接循〻句便是過文高老）（欲罷二句體出知行工夫）

先輩識力

也甚審守理務其至專而行之也尤力當欲罷不能時亦既竭吾才矣

如有句着實回顧着節分解的確

沉潛于日用之間覺句之高堅非杳冥而莫據體驗于事物之內覺句

之前後非惝怳而難憑如有所立卓爾回何意其至此歟于斯時也非

此處一頓不可少

不日與道親而化不可為此日之聰穎置焉而無庸非不日與道近而

貼註正解不是重新惝怳

幾非在我後此之神明徐俟而難強雖欲從之亦終未由也已悟道之

深故莫指其境體道之切故益見其難回之有得于聖道如此

不于註外添一解不于註中墮一義逐字襯出一氣呵成細心體認

之文○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

說做仍舊惝怳固落依窠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百節是顏子走錯

路頭黑風吹入羅剎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不大看註

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

悔詞也前後貼註實講顧盼分疏無不妙當

仰之　王

仰之彌高　全

范雲威

大賢深歎聖道之妙、故始終自言其候焉、夫顏子善學夫子者也、於其道、始則見其體矣、繼則用其力矣、而未能遽與之為一者、顏子固自知之、此從見道得力之後、而乃舉而歎之也、其言曰、道固有甚難量者、其流行惝怳於天地間、而必取而體之於心、此學者之事也、然能見其大端矣、而後次第以求其至、則其理始有實得、此其中有教者焉、夫教者誠引之掖之矣、而化不可幾、要惟我知之而我俟之爾、蓋道自無窮盡矣、以高明體之、則浩渺而難攀、以博厚體之、則彌淪而難入、仰之鑽之、而彌高彌堅者若此、且亦無定位也、以為進而可追、乃審之則已過以

一句全提包括前后

小講中不必曲折說盡

是只歎道

貼高堅精確

未子所謂做來做去只管不到

為退而有獲乃審之則復不及瞻之忽焉而在前在後也又若此夫此非見道之會哉顧見之而非能至之也見其至者非能遽至其所見也於是從至理渾淪之中反求我身日用之事就夫子下學之教共行及門積勉之功而知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道之繁然燦然者皆謂之文象以著之事以實之名以命之數以紀之紛綸變動而難守之以一若夫子以之博我道之本然秩然者皆謂之禮氣以聚之裹以範之情以正之器以安之操持省察而皆斂之于多若夫子以之約我初亦自博反約由文歸禮乃博之至而禮愈密約既深而文益明我蓋終其身于中而不能已焉矣方且性情篤而才日生不知用力少而才亦竭焉矣

聖人處　高堅前後與卓爾異同皆見　交接分明　是聖門教人只此兩事　文孔詮得該而確　下俳句要帖胆力俱大　若字有病　欲罷二句只在博約內　斯時也心既熟識其本末尋常動靜之間有日覺其親切者豈猶是渺深而難測乎學已要歸于中正酬接事物之會有可得為真據者豈猶是恍忽而難定乎如有所立擬之卓立云爾而道終何如乎力學之途殘履為寔英華為虛入道之程名象為先神明居後從前所求吾猶莫之能至也廣淵之理強勉者淺自然者深歸宿之幾遷化非難從容非易過此以往我亦終於俟之已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亦猶是欲罷不能焉矣敢云大道難竟而以之自止哉嘗考聖門傳道惟曾子子貢著于論語顏子淵為孔子所極稱許而授受之說不傳乃能自言其得力如此子程氏所以為深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與未達一間固即其

言知之。

首節是顏子已見得大段處。故極口贊歎。時文竟說用功錯了路徑。循循善誘。夫子教人皆是這般。時文語氣。若顏子有獨秘傳受。如有所立卓爾。直是見得着落親切。時文還說恍恍惚惚。終無所得。斯文下語。稍為斟酌。自記

一解題的當。自記已盡之。大槩向來論此題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教學寔際。要形容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微。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之近於虛。自己融會不攏。反誣顏子說用工夫。強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于禪宗。後謬出于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為害則一也。文能却此二謬。而寔義虛機。未嘗闕一。其筆力高勁。又不墮時文軟腐之習。尤為難得。

仰之彌高　全　計東

上賢先難後獲之學。實有得於知行之漸也。夫以顏子之才。而不從博文約禮以見道。則非夫子之正學矣。故當其見道之日。而追憶夫先難也。喟然曰。吾人在天地間。惟此求見吾道之念。所不能一日已於懷也。然而有漸臻之功。無驟幾之悟。有窮理盡性。以馴致夫上達之功。無離事遺物而捷求乎心體之悟。回今者幸已見道。而益悔前此致力之非。而深有感于夫子立教之善也。向以道在吾心。可不學而得之也。於是舍學而專事乎思。乃仰鑽焉。而彌見其高堅也。道固如是其無窮也。向以道具吾性。可從原而得之也。於是絕物而直遡乎原。乃瞻忽焉。而莫

（寔義炳然）（只求見便是禪）（此數語的正學）（要之）（顏子却不曾離貴）（只有喜歡並無懊悔）（顏子不曾如是焉可誣也）（此句便是）（莫須有）

定其前後也道固如是其無方也幸也吾道之宗有夫子夫子則為奪其所至虛而予以至實去其所甚微而示以惡顯以道之不可銳進而教之不可以徑行也循循然善誘之其示我以致知之功者則博文是也率履之恒何者非文則何者非我之天則其示我以力行之要者則約禮是也日用之間何者非禮則何者非我之精微乃文無盡博亦與為無盡回雖欲稍自置焉不得也禮無窮約亦與為無窮回雖欲稍自息焉不可也夫人之神明志力所恃以求道者恃吾才耳向也仰鑽瞻忽一竭其才于思既也博文約禮再竭其才于學夫人之才一日不竭則必以我之私智蔽道之自然以我之形識滯心之明悟即日從事於博約之中而才嘗與道為累今也私智盡而道之自然見矣形識窮而心之明悟形矣一物不交之地自有肆應之宜萬物紛接之時自有靜存之用殆卓立于吾前矣乎然而道本無方也亦如有所立也道本無窮也雖欲從之來由也已回今者庶幾涵泳于道之自然而馴致乎從容自得之樂乎使向非夫子循循之教竭吾才于博約之中俾實自得於知行之要則回方且仰鑽瞻忽日皇皇于惝怳不可知之地即幸而見道而道亦虛寂而不可用然後知驟幾之悟不足貴而漸臻之功為正學也噫觀此而謂顏曾之學有漸頓之殊者是未知顏子者也

文之大義欲剖析儒釋學術甚正論也惜所見不真所言反墮釋氏

之塹而不知。病坐心粗耳。然其文寔英爽。千人皆見。如陳龍角不屑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却自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亦是多少氣槩。

仰之　計

仰之彌高　全

觀大賢始終之所見、一道體之自然也、甚矣得道難、忘道尤難也、顏子可謂善學、而聖人之教亦見矣、若曰、學者誠得聖人而師之、則存乎我者、有以知其用心之失、而造乎道者、有以知其入化之難、夫曰亦嘗學道矣、謂為高而仰之、而高復生于仰、謂為堅而鑽之、而堅復成於鑽、謂為瞻之即得、而前後忽已易位、是雖無窮盡無方體者、道之固然、亦流行惝怳于天地之間、而我無與矣、不有夫子何以明其失哉、夫子于心得之餘、為行與之誨、懼我之無以格物也、則博以文、而古今事變之旁通大用該焉、懼物之有以溺我也、則約以禮、而視聽言動之謹嚴大

語太高便不切

也不是要忘道

首節亦不是用心之失

虛字反說開了

虛字轉折將道與夫子打成兩開

文礼不返說

亦多

天蓋樓偶評　上論　擬程

本立焉其教思無窮既足以發其權析歌舞之致其持循有漸自足以肆其博綜省察之能沉潛于日用斯物則著矣體驗于行事斯禮彖生矣無所擬之擬諸卓立云爾斯時也即感皆存而有無莫執非不欲與焉與之親而何思何慮之體有知至之而一毫以爭者雖彈吾知何益乎非不欲渾然與之一而大中至正之理有力赴之而途徑已絕者雖挟吾力安施乎蓋至是而益歎向之求盡于無可盡求見于無可見者之為大惑也已憶遇博約則悔墮黙之非窮末由則悟自然之妙非自強不息者孰與于斯

透悟參解

中後幅理解堅實機趣融洽有得心應手之樂是作家鎔化時妙境

首節希慕在顏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重在仰鑽瞻忽其說之雜誅杜撰不足論已即空贊道體本然亦為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做來做去只是做不到都賴夫子之教人有序依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所見夫子之道親切有得於己如此看來則前後血脉自貫令文于首節先離却夫子單說道體其意欲留夫子作次節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與顏子迷悟之說紛紛惑亂所由生也此亦從道體轉出夫子故前幅理解欠分明反覺多費周折　問首節即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

擬程

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己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是為顏子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却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可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達却一間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未嘗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寔得即首節亦是寔得

仰之　熊

夫子循循　一節　來大受

聖教有全功深思之而知其甚親也蓋子之教以序進而博約之在我者則固身之而有得矣回其親于體聖教哉且大道至難求之後而求（節是說說不分）（先後）助之心乃出惟聖人能取吾心而謀之矣夫吾心有必至之數吾所見（四語喫）聞之物此物始為吾有吾所精取之理此理即為吾用聖人曲折以赴而遂各足乎心之所欲得回何能不思我夫子矣夫子衷千聖之修而耑營一理意非有兩期也人事盡則天事遇焉故無裒多益寡之術而使多亦入道少亦入道似以為數存焉耳夫子考萬類之材而共尊一法功非有分治也聞見治即神明徐引焉故并無去此取彼之勞而使

取者不累夫者得歸因以為理進焉耳其循ゝ然善誘也見禮于文即（語○具○莊○列○之○致）

謀博於約而不敢於教外妄求一甚深之事子不欲於我外多立一可（此是下節語）（我字着應）（未應串說）

疑之名者也遡夫道運開乎世數則文後而禮獨先耳念吾黨處皇皇（平列後比側串乃可）（所言文礼皆不是兄二句自應）

備物之日即何敢以官古器新弗落盛王之典寶而特無以大而失歸（所指是神不是聖人之行）

者為昔聖賢之所傷蓋事亦既日生也第思精神不至之處此事何憑

則禮有一我之志者也夫子無逆旅矣原夫道業亮乎天秩則文出而（掉○夫○子○有○神○韻）

禮斯盛耳念吾黨立袛ゝ明典之朝夕何樂以專己守殘終淹名山之

風雨而特無以發而難收者為古智愚之同惜蓋心亦無時逸也第問

耳目既往之後我心安在則禮有範我之趣者也夫子有通藂盖千

百世之書治數言而不可盡則一世之學無用矣夫子蓋我哉入物見

事出物見理載以十年之學而忽自悔其多古今來之業舉一端而不

能全則前日之功已悞矣夫子正我哉數生于理久之數亦為理器形

於道久之器亦為道故以六經之中而止如各得其性是則文與禮無

異指博與約有通義也

氣骨甚高思致亦刻雋文章之雄也只是理粗所見皆二氏之精華

非聖門之家當定本評云題甚平寔但係悟後下不得平寔語此言

大錯悟得聖道方能下平寔語下不得平寔語便是不曾夢見在蓋

其所謂悟後正二氏之悟與此題毫沒交涉也○或問見二氏精華

過高則有之。如何反粗。曰。二氏看得世間事理。一切皆粗。此不是世間事理粗。正是他粗耳。故凡文字求過高。講妙悟。其說到事理平實處。定是粗淺。看此文寫文禮二字。直是礦查籬草矣。

夫子循　表

有可因以至道者、體之而知其誘之善也、蓋聖人之道、想不外於博約、而即於博約之間、得其善誘、聖人之相用者微矣、想其歎曰、天地之間、自夫未能至之皆以為與我無涉也、自夫我企涉之又似以為我有可至也、教者不言而受者相切、閱之於多寡之間、變之於神明之內、而曾不能自為意也、則迎之者前耳、高堅前後、回斯無以及之歟、一學一修、皆有至于大道之處、而回之不及人之敏者、已非一日、故未嘗入焉、則不能為此中甘苦之詞、有用有體、無非以見本性之存、而夫子之為無隱之與者、亦非一端、故有其弭之、庶幾猶及此中親切之意、而回則嘗

○從○夫○子○與○我○字○領○入○虛○神○縹○緲○

○從○下○

○節○來○部○正○是○此○節○精○神○

語有骨脉

迫而待乎夫子矣乃夫子不予之以迫也意其愛道也至故愛人也不得徑情而所以誘進之者若不念人之多方以祈之也而循〻然意其愛人也至故愛道也不在淺嘗而所以奬誘之者又若正念人之多方以祈之也而循〻然蓋內不足而生躁徒以因人虛望而益遠體既備而不矜即以在躬勸迪而有餘而博約之間誘則真善誘也思抱道而垂為自修之書似亦不可以為文而始固必極之浩渺也然而矩矱存焉也奉數十百代之訓而可為典則之思動其指歸則非我能博而藉有博我者亦非我能約而藉有約我者矣典道而燦為萬物之章誠亦志不存乎文而始固必廣之攬諏也然而體要因焉也體數十聖人之誨而豈無天節之開迪之源流則誘我于文者夫子之以而終誘我于禮者夫子循〻之以矣菁華亦非至數而孤陋難語于名通尺度非即化神而誕謾必先以簡束夫子誘我然矣而回所以得至者尚未可知也

言愛人可言愛道則說否去

摹寫

語似倒在善誘

下

博文說得粗

側出還平

挑剔醒矣然畢竟

落珧剔氣

青文正是循〻側在下句無理

手筆高雅秀勁步驟亦按部從容但所講者止及氣體而于義蘊尚未精耳循〻善誘固是通節精神然四字之實際正在下兩句此處浚巴鼻首句虛神縱極摹寫都落空界矣○或評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此文串說非是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

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于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即異端所云無〻法亦無。非聖學也。明得實理。文禮二句。平說側說俱可。若不曾親切。便分做亦無是處。○首句人字。人多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纔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二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喜因顏子而立此法也。惟此作人字我字分界截然。

夫子循〻　一節　王綱

由悟後以思聖功。文禮有共貫者已。蓋聖道無所不貫。回已得力于博約之際。而不敢忘所自也。故致思夫子哉。且大道為公者。聖人立教之槩。而身習其勤苦者獨誌之。選材必使之知歸。矜華不欲其鮮實于其用。意之厚而知其受益之深久而不可誣也。高堅前後。舉不足以測夫子。則回幾窮矣。胡以今日者生當明備。猶侈虞夏殷周之謨。躬祗姱修獨立視聽言動之範。若是乎文之燦〻而禮之秩〻也。乃慨然而遐思曰。微吾夫子不及此。學有淺深之殊。而道有體用之別。子之不凌節為教也。回知之。回實不敢背之。悟以徐應者入。而理以巽解者深。回之不

（是亭）（立後見得夫子老婆心切用處不同）（向博約得力時逆追出首二句却正與上節神脉緊關不用起爐作灶自然關筍接縫）（先寫循〻好）

廣騖為功也子念之子又從而誨之猶記夫疇昔之日如愚莫喻委曲（再寫善誘好）以啓其端克復有程從容以竟其詣但覺爾時功力剖名山以稽鬼聞（詞不精切）恍與夫子之適周而問者共參柱下之秘監昭代而定經曲又與夫子之日設而陳者同立性中之防亦何從指其名象為文義類為禮閑通為博檢束為約而以子苦心觀我進境夫子仍在高堅前後之中而回（從自家得處說夫子用處兩邊却到）於此際稍得藉以自淑焉而已蓋夫子愛道又愛悟道之人愛道則欲使之體備于人愛悟道之人則欲使之日幾于道循循善誘何日而敢忘也哉

此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總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却是立在下節地界

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要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方得喟然全理斯作曲盡其妙而下語又極切實如虞夏殷周視聽言動如愚克復等皆有着落先輩遺意○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己迷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了欲從未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曾移動也夫子仍在高堅前後數語甚高

夫子循　王

夫子循〻　節　　莊京生

師訓在我、一追維而有省矣、夫善誘者子也、知其誘我以博約者向也、維文若禮、可恃而曷可恃歟、且學道而至於四顧茫然、見其表矣、未見其裡也、則咨嗟而嘅望之曰、吾師乎、吾師乎、夫是乃嗒然而聽之師、乃逌然而仍遇之、我即其境者恒忘思其解者恒於其事之已經也、高堅前後、回窮矣、於時有人焉、意欲以明之、若故愚之、道而弗牽、開而弗抑者、覺有優游樂業之誠、於時有術焉、功祈以亟之、若故緩之、施而得序、進而得安者、類有從容漸漬之益、則夫子之教人也、實誘人也、蓋循循然善爾、夫子豈私一我哉、於天下所樂就者引焉、無復有高下異數

用漆園機鋒

寫聖門鍛煉

摹寫着五字步驟閒而意致永

我字是顏子自承當聖教原不為一顏子

○是○上○節○轉○語○親○切○涵○泳○是○善○誘○神○理○

危苦不自勝者從此得深得淺指而數之燦如也我亦焉往而不遇夫子哉於學士所惑趨者示焉無復有道器殊途荒忽不可究者從此觀物觀生退而尋之裕如也猶記有誘我博者文如是博乎徵名考象雖百家六籍之言虞其未備而我心一一體之向不知為我文也一自子為曲喻而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抑於是而省夫文之不徒文爾猶記有誘我約者禮如是約乎一致同歸雖先天無體之初虞其太簡而我心事事符之向不知為我禮也一自子為疏通而遐稽篤守動循乃則抑於是而尤省禮之莫非禮爾夫子善誘殆如是夫我生平苟能大徹無所假而宜進豈假之途而不進夫唯誘則忘忘則習由博反約而後可

○落○勻○有○脉○

○博○我○約○我○皆○見○親○切○

○歟○善○誘○人○不○犯○下○位○能○破○高

以愧天下異學之儒支離而寂滅者且夫子所以教我無一理之可加豈資衆理以相加夫唯善誘則化化則神從文履禮而庶可以全身心自得之故典要以為守者雖然回於此益無以窮其後也昔先王因性緣情而制禮故中庸論性之書也起於禮經擇中守中乃見天則顏氏其庶幾乎博約一貫與曾氏無二指焉

聖人教人只有此博約二事不止為顏子而設即顏子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頭路方設此補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為我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真實處諸作挑弄我字便似悟得文禮自在我不煩騎驢覓驢者此說太謬

語〻從追思聖教。說我處。都是說夫子。神氣宕逸。見地超然。甚得艾軒南華口義之妙。

夫子循　莊

夫賢思聖教之善。於博與約見之也。夫善教者。即於其人所自有教之者也。取文與禮而博且約之。聖教不亦近人哉。顏淵若曰。道在天下。聖人公之萬世而不私學者求之一身而自得。乃求之身而不得者。聖人為之定其規模焉。初未嘗於我所自具之外而別示以高深也。吾思夫夫子矣。高堅前後之不可方也。夫子不有以異乎人耶。異乎人而使以其異者絕人。令天下相安於茫昧始之無以廣其識。終之無以正其歸。蓋聽人以所不及也。聽人以所不及而人遂自棄焉。其得稱之至厚乎。異乎人而即以其異者教人。令天下妄希乎玄遠外焉。無以發其英華

（潤〻大〻稍〻切〻人〻字〻我〻字〻都〻出〻）（歸〻宿〻我〻字〻以〻字〻亦〻出〻）（上〻節〻原〻說〻夫〻子〻從〻夫〻子〻轉〻出〻夫〻子〻之〻教〻理〻）（本〻如〻是〻若〻從〻同〻轉〻便〻多〻一〻枝〻節〻此〻遂〻悟〻妄〻說〻所〻由〻起〻也）（心〻體〻會〻若〻僅〻從〻教〻法〻上〻稱〻善〻尚〻隔〻一〻膜〻）（循〻〻善〻誘〻直〻從〻聖〻人〻亦〻）

內焉無以定其意旨。蓋強人以所不及也。強人以所不及。而人遂自疑焉。其得謂之大公乎。夫子以至厚者居心。雖學臻彌上而終不絕物以為高。以大公者為量。雖道處至尊而終不勉強以律衆。其於人也。蓋循循然善誘之也。於何見之。見其博我以文矣。抑又見其約我以禮矣。禮無形而文即其形。古今來左圖右史。發名山而見之。非學者事乎。然有其聚著者。即有其統制者。所謂博而返約之。故我不得而知也。夫子由我之淡樸者而示以文。即由文之燦著者而示以禮。是固取吾所素具者而為之命始命終也。豈有所矯拂而然與。禮無象而文為無象。詩書中前言往行稍窘。寐以求之。非學者事乎。然有其聚列者。即有其精一者。所謂說博於約之。故我不得而喻也。夫子由我之顯融者而示以文。即由文之聚列者而示以禮。是固取吾所自有者而為之治內治外也。豈有所強制而然與。是知夫子未嘗異人。人自異之耳。惟其無所異。所以天下服其公溥之量。雖無異而不能不稱為異。所以天下覺其神化之殊。回又何以定夫子耶。

聖人成物之智。即其成己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又都是他學不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着。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魔禪。總不曾向聖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文之高

人處在是。

夫子循　賀

博我以文　二句　曹孟擢

我字侍解

文禮非身外之學故聖人深勵其功焉夫文禮存于己第不得博約者無以懋其功矣善誘如夫子學其自此有歸哉且學人勵行必待師友勗我以文章性命而始有功則幽居自況遂無性情乎而非也修為自我存固有功而誘掖多方震將愈出則文章性命中師友實能取人求道之心使之迥然相遇於寤寐之間也則夫子善誘之方可得而舉矣

正為幽居之性情不停當耳

筆力幽折其致便遙深

文礼互相發明

出乎德不足

思精密之地明備之故非不粲然見也然或阻于幽矣將曰一者道也衆人知之而一者離然非一也衆人烏乎其明之抑思明備之後精密之理非不黝然存也然或蕩于罔矣將曰賾者道也聖人知之而賾者

何為而賾也聖人烏乎其隱之文也禮也博約其善入哉萬感未來吾知先往我已矣無所為文也然忠孝始于典謨仁義本於身心則有我也而文已昭焉惟夫子曰文非加子以所無也研幾之妙溢于日用可寡陋歲之歟則進我以書策筦絃間者子詔我矣然既進于書策筦絃間子又何以詔我耶冥悟有深淡然多玄我已矣并無所為禮也然品節秩予于寤言律度勞予于夢寐則有我也而禮以存焉惟夫子曰禮非強人以所不有也論稽之功微于意表可淺嘗置之歟則勗我以要渺精微之故者子之教矣然立于要渺精微之先者子又何以為教耶然後知從神浩大失在窮遠于禮為無功然于禮無功者于文亦為有

我字非無所為文也尤非

在夫子意中帶我字義則可

至此側豈更有聲明

通何也文與禮非有彼此之遠也見為文〻之中其勗我精微也見為禮〻之中其遺予象器也無受人益易無受天損難子之禮與子之文也遡而求之將有深乎一致者焉抑知冥然物表失在幽玄于博固甚非于博而有甚非者于約亦未必盡是何也博與約非有先後之功也見為博而悟之詩書詩書非陳迹也見為約而深之心性心性非孤芳也物生有象〻生有儀子博我歟子約我也要而原之寔有獲予內美者焉始焉得其聰明得其沉淡道至此而或可求終焉不可謂聰明并不可謂沉淡岸至此其誕登循〻善誘豈不信哉

取徑于幽仄之區游神于泬寥之表不無過處然不得與塵土輩比

較短長○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着箇以字○可見文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今輒云文禮本我自有并云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曾有加于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如斯言題應作博我文約我禮或云以我文博以我禮約即得耳○

博我　曹

博我以文　二句

○欲○高○濶○

道雖大而法可傳故即其人以為誘焉夫文禮者我之自有博約者我之能事也有夫子之誘回蓋矣而將何以得夫子哉今夫一得自矜亟以公之同志而人因得量其所至為其所以授受者已盡乎此也若夫引人于未之或知之域在彼不能明言其故亦不使人共喻其端則教術不煩而其人愈自此遠焉回自仰鑽瞻忽而後見夫子之殫精刪述考詢掌故耳目所遇精神凝焉久之而所遇者頓渺踐履所樂性命毖焉久之而所樂者忽逝則意其華而斂於實儀而存以意與不然何與廣通六藝周規折矩者相去甚遠也然以觀其善誘則恐我之失于疎

○從○上○句○頓○出○精○神○意○覽○窅○渺○

○故○作○波○磔○從○謝○上○蔡○疑○程○子○讀○史○得○來○

○是○博○我○約○我○

而罔所見也若曰爾有視聽有言動凡所感觸者皆文也弘之以採擇則其精可取其粗亦不可遺又恐我之失於騖而罔所獲也若曰爾慎於視聽慎於言動凡所簡飭者皆禮也淑之以性情則其數必求于要其理又必取於簡且恐我之失于凌躐而罔所致功也若曰爾不能無感觸爾不能無簡飭凡所持循者惟博與約也務詳之以加懋勉則有末而本以見得本而末可兼回也于今思之猶是我之文也前此者絕迺象數方虞其虛搜茲繁賾又慮其漫一旦憬然確有可恃回敢忘其所自來第不解爾時名言甫逝象數雜陳何以子與回意中似各有所領也豈子之即我而求者又欲離我而俟之乎抑使我不有義文將子之廣引曲喻者別有進我于浩大之途乎猶是我之禮也前此者放佚典章既懼其蕩拘守繩尺又疑其迂一旦肅然確有可據回安敢不遡其所自本第不解當日意想方寂矩矱具著何以子于回其神情似猶未有竟也豈回之就我以見我者終弗若就我以見夫子乎抑使我不有是禮將子之耳提面命者別有引我于靜深之域乎今而後回益矣所云華而斂于實儀而存以意者或庶幾近之乎然試以寔致其功大將何如也

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下之義

也衆文挑剔我字。若云即以我之文禮為博約。失我字語脉。且聲調亦不佳。○有脫然處。有的然處。有恍然渺然處。文之境界乃逸。

博我　薛

例　子曰知者　一節　　彝政新

入世而深吾學焉、無足為我難者矣、甚矣惑憂懼之與知仁勇相終始也、誠吾學之足恃、奚患之不可平哉、嘗謂、不以其身入于世之中、不足以進吾學也、而不以其心出乎世之外、又不足以用吾學、故危疑險難之際、庸夫所却走而不敢顧者、一二聖賢取而身試焉、而卒之世難就、我躬不疚、何度量相去遠哉、蓋大變不數有定變不數人取厥懷來而肆應之、可從容而畢吾志矣、今夫知仁勇此存乎我者也、惑憂懼、存乎世而亦存乎我者也、然其始也、有以知仁勇致惑憂懼之實、[illegible]也、有以惑憂懼鍊知仁勇之方、其終也、有以知仁勇制惑憂懼之[illegible]更

不是此題起處

粗而不切

權簡塵塗須有此奇橫

有忘惑憂懼而並化知仁勇之道其內外本末之故請得而列言之蓋天下理數至坦白也自聰明之氣盛而所惑迺滋性命至愉樂也自施濟之願荒而所憂乃甚天人自安定也自血氣之用強而所懼乃多所以天地間搖心動魄之事尋常無聞之人不必與焉而辨慧疾力懍愛多容者往往受一事而即有數事之累則奈何以其身為惑憂懼之私也吾將委知仁勇而去之然而上不敢疑古人下不敢疑來世無所言才人有憂而不能代物有患而不能同無所言厚褐寬之惴弗切于懷匹夫之勝弗怵于慮無所言剛所以天地間處順安常之會性情才力之用將坐民焉而羲危蒙恥譬頓出思者每每為一事而即有一事之

知何委去得看他用三箇然而四偶轉成一氣是何等張力

成則奈何不以外來者為知仁勇之礪也吾又將懷惑憂懼而私之然而惑也而極于眩憂也而隣于危懼也而喪于弱是非執其兩端首尾衡于當局是能濟天下事者乎為語之曰歷事不見有事旅人不見有人而知仁勇之功斯出也與為度務吾據理以明之與為蹈變吾坦懷以任之與為出險吾定志以游之其斯為得所制已然而倚識以表察而以托于知遺物以遣慮而以托于仁堅斷以恃材而以托于勇集美德以文躬召應非而莫覺是能自成其德者乎為語之曰不惟一己多是見併不惟羣理之是見而惑憂懼之累斯蠲矣物議息矣明而返之于虛民氣樂矣和而歸之于天世亂平矣武而進之于神其斯為善所

亦粗

化已要之不入于世不足以盡吾學之精微而不出于世不足行吾心之廣大精微以始之廣大以終之千聖之學積此矣他日天子論三者而自歎無能天無能豈可量哉

大反大正有淺有深欲破俗士膠粘沉痼之疾須得此雄奇橫肆手段陳白沙所謂附子大黃天下藥此處却正用得着也若更以精醇出之其妙當復如何請大家參此一轉

子曰知一章

子曰知者　一節

道周天下之變辨其人而業昭矣蓋體不全者用不顯憂惑懼崑闌天下乎是安得異量者與之謀事也今所貴一人有絕德者為其心通當世之務而道居天下之先也顧吾思有以勝之而世亦卒紛有以中之惟一幾之微必存之全體之積一日之感皆副以生平之心斯於大道有耿懷之樂耳何則世變不一致我無治萬物之才則功名不出然才勝而道不勝必且以功名深萬物之憂才猷不同量我無震一世之氣則經濟不弘然氣勝而養不勝亦且以經濟貽身名之累今天下淆亂莫衆咸滋甚已誰晰厥務乎夫識通萬理者必其意中不留一事者也

有知者而鏡廼端委何惑之有蓋天下事冒昧而試之與昭晰而進之（作兩層非是）優劣有異而倉猝而圖之與整暇而應之淺深尤有異也抑悲憫彼殷（便覺高深）憂方大已誰坦厥懷乎夫神全萬類者必其念內不累一物者也有仁者而引茲安危何憂之有蓋學問中欣厭於世路與淡漠于吾心靜躁有殊而卻絕以矯情與泰定以御物勞逸尤有殊也且是非既旬徘徊易起保愛過周沾累必出懼日生已誰負厥任乎夫力居天下先者必其志無不居天下後者也有勇者而荷茲殊變何懼之有蓋古今來搖于冀懦與屬于氣競者猛怯不侔而負英姿而不叫與深道力而罔乖成敗尤不侔也天下之變故不盡大災大患往往與聖賢相遇而生憂（二比議論問偉而英多）惑懼至人常備以驗分量之淺深故天地不為聖人立時與命道業既弘即造化有變氣不能入而奪精微之極儒者之學力無定異質奇猷往往因世變多故而出知仁勇至聖若預以備艱虞之鉅細故學問能為氣運生權與術天質既優即人事多險阻亦難進而戾性命之全吾安得其人與謀事乎

是題頗多雄奇之作然後世豪傑分上多于聖賢分上少知仁勇三字反因惑憂懼意看得粗浮故文氣亦犯蹶張陵暴雅醇而不乏英偉斯為僅矣

子曰知　程

于曰知者　一節　崔愉奇

德成而無所累、斯可應天下之事矣、蓋人咸知惑憂懼之為累、而知仁勇顧可不亟哉、治心之學如此、且聖賢出而當天下事、見太灼則規迭（小講如何便是）生慈太勝則牽制多、氣太激則凶咎集、涉世真不可為哉、不知一偏之術、不足以語大全、內治之純、自足以臧羣動、惟夫明心見性（非聖語）堅強有為之人、寥寥不可多得、無辭乎世變之重相困耳、（似點上文語）今天下一惑憂懼之天下哉、而吾直斷以智仁勇則何也、應務者心性之效、理未贍而求事事如所期、則術生于道之不足、患伏于才之有餘、思却累而累業之是必（名理激越）貴澄觀靜守、養蓄道待物之能、危疑者爭修之端、事雖乘而能一一善

所應則發難而安人情之險順應而悟大道之夷不求遠私而私自去之是必由學裕氣醇徵弘濟艱難之略于今而思知者夫才可充而至也識不可充而至也知者則天分獨優而又窮理研幾萃百物以觀變化之神其于知也不恃矣不恃知而知之分乃全以故知之所及者得精焉知之所不及者亦得通焉萬物錯錯然悉入神明之中以受照矣于今而思仁者夫事可強而有為也心難強而無私也仁者則天懷獨摯而又存誠體驗大惠愛以廣一體之用其于仁也大公矣大公而仁之分愈全以故仁之所及大樂在世焉仁之所不及亦大樂在心焉萬物芸芸然悉入氣量之中以集休矣于今而思勇者夫力可習而勝物也氣不可襲而勝心也勇者則英分獨隆而又深息持志時退詘以堅剛長之力其于勇也常伸矣常伸而勇之分乃全以故勇之所及物斯服焉勇之所不及理斯著焉萬物靡靡然悉載神武之中以定難矣蓋入德先乎審質相其資力之所近充之遂成內裕之學知不在察仁不在慈勇不在武歷乎惑憂懼之變而始信貞亮弘深之士自不與世俗同其勞攘豈非關學問之素哉成德徵于定變任其生平之所經斂之皆歸夷澹之致大知有若愚之容至仁有憫時之志大勇有弗勝之深乎惑憂懼之中而始信聰哲靜重之儒自不與浮淺競其識量豈非全性德之純哉噫夫人而不苦惑憂懼之為累也夫人而苦惑憂懼之

為累則知仁勇三者天之畀我備矣烏可以不急修德乎哉

（三者原是達德此立言之意）

汪意三箇者字。發揚體要。多駿瑋之言。其間不無粗處。要之洪濤中。無所不浮。只是脉正氣盛。不礙巨觀耳。

子曰知　崔

子曰知者　一節　馮霜鳴

性周而用全。知仁勇足以為功於天下也。蓋我性不盡。物斯得而擾之。知仁勇則天德備矣。又何惑憂懼之足以累心哉。且大儒立身。欲治其累吾性者。必先自治其性。欲養其益吾神者。莫若自養其神。蓋性定而累自去之。神安而益自生之也。故清明強固之躬。入物而不驚。此豈獨其天姿尤異哉。其學問與人殊矣。凡天下事之間乎我者不一。而我適如其素所期以應之。則諸艱不足為我難矣。是以學者任道有年。預養其深沉重厚之略。則一旦決大疑。鎮大難。而國家賴有股肱大道之材。我之接乎物者無定。而要如其夙所期以待之。則衆感不足為我動矣。

（盡字贊得無理）

（素所期是空語也。須問素所期者何事）

（粗）

是以學者秉質純亮早裕其磊落英多之器則一旦危生不測難至能前而天下藉有戡定禍亂之功吾於是思知者仁者勇者矣知非逐物而圖之也使必逐物而圖之將有逐物而去之者矣不知天下不可知者時與勢也而可知者止一理故事至而後定者一事一理也事未至而先定者萬事一理也理定則數不能違雖盈庭多聚訟之議而吾心自瞭然也夫何惑仁非因感而制之也使必因感而制之將有因感而馳之者矣不知天下不可必者變與偶也而可必者止一常故有所為而為者辭危即安而安益危無所為而為者居安去危而危亦安也守經則權不能移雖歷物多險阻之端而吾心自泰然也夫何憂勇又非氣矜之隆也使必憑氣以為逞將有任氣而獗張之為誤矣不知天下不可定者遇與命也而可定者止此志志伸而有濟于君父伸之可也志伸而即無濟于君父伸之亦可也性堅則運不可撓雖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而吾心自晏然也夫何懼國家以此造士則三者必登美備之科故知可亮工仁可長人勇可濟勝王家所以多吉士之勸相也學士以此淑躬則三者必列衆優之選故知以觀變仁以郊累勇以行健吾儒所以有靜深之學問也知仁勇三者其所係豈淺鮮哉

中多精瑩之論亦不乏駁雜之弊要皆從冠冕二字生來定要說到國家事功上那得免于粗囂

子曰知　馮

知者不惑　一節　馬鳴蕭

審所全于己可不疑其所至矣夫惑與憂懼之足以乘人者必于己無足恃也安得知仁勇者而以觀備德之全哉且夫學修于身以名從實皆成于己以實從名如是則足以自號矣雖然于我有恃者無恃者也（清言入微）于我無累者必累者也處己不裕則應情不廣安在其存之有素以應無窮也夫天下事非一途之克守疇異道而能安理所難期者是非之說耳是非之說審而得失又足以亂之得失之概定而利害又足以怵之則所以汨亂其中者何時已耶事所務全者明通之尚耳明足以裁之而志不足以相一志足以一之而氣不足以相持則所以紛擾吾心（相因處得序字之理）

者豈在多耶若乃具所材而有知仁勇之名詣所造而有知者仁者勇者之名信所素而有不惑不憂不懼之名豈非適符之數而自然之驗耶（翻制犀利）唯知有滋惑之理用明斯敉也唯惑有隣知之事歷炤斯窮也知者不恃物之無我惑恃吾之不惑者足以深之內不敝于明則我不疑物外不窮于炤則物不疑我疑消而蔽盡蔽盡而明通則所為孔灼者在此矣唯仁多可憂之致博愛難周也唯憂多近仁之故望恩難徧也仁者不恃物之無我憂恃我之不憂者足以安之無係情之愛則內不私己無寒望之恩則外不私物私盡而心融心融而天泰則所為愉適者在此矣唯勇有來懼之因恃多易喪也唯懼有乘勇之勢勝寡難持也

勇者不期物之無我懼期我之不懼者足以貞之無偶恃于己則我無競物無倖勝于物則物無競我競亡而守定守定而神強則所為克任者在此矣（二比夾擊出全理）吾觀天下之士固有信情徑志怡然自足諸己而于紛紜揉雜之會無所復營于是有泯夷險于殊遭渾凶亨于一致者此可為能適己意矣而所謂知仁勇者概乎未足稱焉蓋實之所詣未可以蒙跡而安也亦有思深慮遠歙然不足于中而于危疑得喪之故日煩其數于是有事未至而營營勢已往而稷稷者此可為操于其詣矣而所謂不惑不憂不懼者又概乎未足當焉蓋德之所安又未可以強志相求也（歸結到策）然則所為知仁勇者豈徒然乎臨幾謀濟矯持足託矣而欲相服之

○屬學者意

素則必歸之所造之弘。歷變知方。偏端自號矣。而欲所應之靡窮。則必歸之成德之彥。世無知仁勇者。烏足以幾此。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漢唐亦幾治平。曹操馮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體耳。不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真知仁勇。自然不惑懼憂。必到不惑憂懼。此方成其為知仁勇。必夾說乃盡。是作極得此旨。○深湛中具有大家渾浩之氣。此非淺學可湊合而致。

知者　馬

子曰可與　一節　黃士瑛

聖人以全學望天下。遞形之而終有所待焉。夫學亦期於全耳。由共學以漸進於權。聖人之望人也。思深哉。意謂進修之無盡也。吾願偕有志之士。相勉於無盡矣。泥於已然。不知未然之更有可進。審所未至。乃見已至之尚無可安。其屢進而益深者。豈責人之無已哉。夫亦因所必至而期以漸至焉耳。嘗揔學者之全功。計之植基。必以其學。循塗則尚乎道。進於守而見其能立。達乎化而信其能權。凡皆心所必致之程也。要未可曰一致而遂無不致也。亦皆理所自獲之驗也。要未可曰倖獲而不俟乎漸獲也。為之循序以推。而可與未可與。乃得而言矣。彼夫聞學

一路平蕪

揔挈平熟無出色

寬泛不着題要

之名而不知慕者吾勿槩期耳誠使志有定矣學可共矣我思不一慰與而還念我之期於斯人者固不僅共學已也進此則有道焉蓋道原不在學外適亦學之徵諸率履者而已第遽與之於共學之日則未可也雖然吾終冀適道者之慰我思也彼夫見道之端而不克由者吾勿深求耳誠使擇之審矣道可適矣我思不再慰與而尤念我之期於斯人者亦不僅適道已也進此則有立焉蓋立原不在道外立亦適之得其凝一者而已第遽與之於適道之日則未可也雖然吾終願立者之慰我思也彼夫試之於立而浸無持循者吾勿僅責耳誠使執之固矣立可與矣我思不更慰與而究念我之期於斯人者尤不僅立而已也

純是空調數演

獨見筋脉

贅句緩弱

進此則有權焉蓋久于立之境自有達于權之機權亦立之深其變化者而已第遽與之於立之日則未可也雖然吾終期權者之慰我思也恃所可與而盡焉理不可以倖獲也獲於學者未真將有適非所適立非所立者而更何望於窮神達化之候愧所未可與而勉焉心自可以全致也致乎權者既深將有立忘乎迹道渾乎名者而又何存夫下學黽勉之勞而無如從事于學者雖多底于權者或寡也亦終以未可與者待之而已

收亦平熟無出色

俞君原評云掄元之法荊川以前以高古精深勝定宇以前以博大雄渾勝此後或取神韻或重識力各有宗派自以平熟正當為元而

文體卑弱矣。其論偉矣。惜斯文猶未稱也。看他自作。煞有精力。

子曰可　黃

子曰可與　一節　俞之琰

聖人以全學望人、而備次其等焉、夫學至於權而後全也、然其中各有其等、知可與未可與之數、人亦烏可不勉哉、意謂人之為學固祈漸進以幾於大成也。然有不可不至之功。而亦有不能即至之候。蓋業去其所恃。而理究其所歸。雖一時之詣初未足以盡人也。然其始終深淺之致要未可誣矣。今夫道統乎經權之數而學因焉。此吾所共期乎天下者也。而品亦別於其際。原其得力之由。皆非學不為功。辨志始於離經。強立因於知類。而優游漸漬。乃馴致乎神明之域。推其進修之極。皆非權不為斷。已得貴其能忘。未得期于能勉。而博習

如此寫引進人意自然大雅

順推逆數皆見其筋節

親師必基始於初服之時然則自共學以至於權其中雖有適道能立之殊要無容過別之矣雖然亦烏可槩期之也哉學術以力行而得要人心亦由勉以幾安此序之不可紊者也有為與有守存乎功者不可倖守經以制應俟乎養者不可邀此時之不能強者也使不得此中層累之數則必強所未能而以凌節喪功抑不知此中屢進之數又必安所已至而以因循損績吾固不敢高視乎權以輕量天下之人亦不敢混視乎學以致淆天下之等故本與天下槩期之而不得不與天下過別之也今夫共學者原共此適道之學也然詩書可以羣習而志行不必盡同疑信可以相資而彝倫不能無媿所以

一 鄰 祭 夫 勢 震 動

二 意 老 當

各 句 未 可 還 他 寔 義 若 無 此 前 半 波 濤 亦 屬 虛 假

風雅之士非遂遠于征邁之途然而未可期也故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道者原適此能立之道也然生平期許甚正而利害或以移心一日端向甚堅而初終不無易轍所以壯往之士非盡難于特立之槩然而未敢必也故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抑立者原立于可權之理也然忠孝雖至定之倫而常變必衡乎遇民物雖皆倫之誼而輕重必斷于心所以植立之士非終絕於變化之能然而未可遽也故可與立未可與權使知可與之難安而勉進其所已能知未可與之難倖而求詳其所當至以畢副吾之所期其幾於權也不難矣

文章能事要在實地耳虛神所以助勢而出奇然無實地則虛神

亦無所附共學之何以未可與適道適道之何以未可與立立之何以未可與權節之皆有至理今都置之不講但將可與未可與扭揑搏弄共學適道立權等字只用字眼點綴其間如此更成甚文字看此文若無後三比則前面俱成假局不是說要點還正三比要三比之實地寫得精切也

子曰可　俞

子曰可與　一節

陳之遴

學不可易言權故著其序而慎與之也夫權者學之至精者也由適道與立以造焉安得以所可而遂與所未可乎子謂夫人終始典程學孰不以通方達節為至哉然天下未有不能經而能權者蓋昭鄉未易端而所守不參定也即端且定矣豈遂足以幾此乃有以權自誤而并誤天下此固其學之過亦與之者之過也何也負機變之才初亦未敢自信有許之為豪傑者而彼遂不疑矣抑知非常之原歸聖賢而不歸豪傑竊神奇之迹初亦未敢輕嘗有引之共事功者而彼遂自用矣抑知咸宜之妙爭心性而不爭事功則與人豈易言哉既量其才復量其品

舉異日之所就。若燭照而無差。既考其業。復考其心。凡修途之所輕。必歷試而不爽。有共學可矣。而遠道則未可與同博習。不若與相証嚮之難也。有遠道可矣。而立則未可與相証嚮。不若與為執持之難也。豈非學識必至于立而決。則事理之不一者莫能搖。學力必至于立而堅。則時勢之無常者勿能易。雖然猶有所未可焉。則權是已。權不可以豫設。萬感集於倉猝。而應之者神化不窮。非變也。正之極也。權不可以示人。衆心競相揣摩。而御之者推移不測。非奇也。庸之至也。若是者。理得其至。當則大之同化。工之用。即細至一事一物。而罔不合宜。心審乎所安。則精之通彝倫之窮。即淺若一動一言。而要無偏滯。豈得以遽之用立之固而遂與之乎。是故與人者。知所可焉。則引掖以進之。即僅得一藝。立之士而任道。已有其基。抑知所未可焉。則慎重以俟之。勿輕開一反經之端。而畔道必無其事。尚審之哉。

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能為者。一間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層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覷見此意。縱橫妙用。儘繇自家。○講權字精闢處。最得程朱遺意。其粗處。却從漢儒舊說。與浙學得來。自記以為聊效昔人。通彼我之情。不知此未必能通。却

是雜了也

子曰可　陳